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山海战神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专集

第一章 变成了一只大鸟

有没有过这样的可怕梦魇，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血肉一块块撕下，痛楚之感极度地清晰，却怎么也动弹不得？

仿佛是一场不醒的噩梦，除了痛楚之外，其它的感觉都模糊不清，依稀之间，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皮、肉、骨、脂肪正被一条条地生生撕下，连那种人体纤维离开组织的裂裂响声都听得清楚。

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像一幅幅声光快速掠过的图案，狄孟魂在失神的可怕痛楚中，企图集中精神，想出这些答案，希望能够稍稍转移那鲜明清楚的撕裂痛感。

碎裂开来的VR史前大地。

涵盖所有人惊恐眼神的蓝光。

黄沙平野上，悠悠的葬龙哀歌。

晨曦微光下，那颗晶莹的原角龙蛋。

周民族人，大雨滂沱下狰狞残酷的嗜杀神情。

还有，一张柔美的笑靥，在痛楚的血肉气息中，带来一丝丝短暂而甜蜜的感觉。

可是，狄孟魂却分不出来那是谁的笑脸……

是雁儿？

可是，那冷艳的倔强唇角又有几分像是姚笙……

在这样杂沓而来的幻觉中，又伴随着似乎永不停止的肉体剧痛。狄孟魂觉得自己的意识正逐渐地离开身体，一丝丝地抽离，原先不太清明的意识又更加模糊。

依稀仿佛在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白衣男子，衣袂飘飘，那男子的脸型并不清楚，但是很奇妙地给人一种如神仙中人般的飘逸俊秀之感。

“你……”那男子好像说了什么，但是虚弱的狄孟魂，已经几乎失掉了身体每一小片的知觉。“还有……”

然后，那男子俊雅的脸庞陡地扭曲起来，好像变成了令人惊恐的形貌……

但是，狄孟魂实在已经失去了最后一分意识，像是飘流至一个无止境的大漩涡，而身躯便在急剧的涡流中绞碎、消失。

一切再次陷入无穷尽的深邃黑暗。

不知又过了多久，狄孟魂在昏沉中逐渐醒来，在醒来的过程中，他仿佛经历了阳光的曝晒、夕照的霞光，也感觉到月色的清冷，众星在夜幕中闪烁，还有，随着周遭环境的轮替，也时时感觉到晨露的芬芳。

突然间，他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弥漫着晨雾的青草地上。

刚醒过来时，他非常的口渴，也分不清自己到底身在何处。在迷迷糊糊之中，狄孟魂只知道自己置身在一片水气氤腾的空间中，深深的吸一口气，那空气中有着纯净自然的草香，让人精神稍稍回复了过来。

此刻应该是近清晨的黎明时分，远方的天际已经露出一抹鱼肚白，四下静得很，只有远方传来悦耳的鸟叫虫鸣声。

那股如火焰烧炙般的口渴之感依然强烈，狄孟魂眯着初醒的眼睛极目四望，发现在左方不远处有片晶莹的水色光泽闪耀，也不晓得是不是水源，于是他踉跄起身，像醉酒似地向那个泛出水光的方向走去。

走近了几分，他发现那的确是个小水潭，水色青碧，潭面如镜，因为口中那股渴感实在太过强烈，他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纵身便向潭水处伏下，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并且欢畅地将冰凉的潭水泼在脸上。

喝了几大口水之后，意识更加清明，他随即愣了一愣，任潭水顺着脸颊流下。

因为，好像有什么东西极不对头……

从脸颊上流下的水珠，流入他张大的口中，那水的滋味依然甜美，但是狄孟魂却恍然未觉，只是愣在那儿，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良久，他头巍巍地将掬水的双手举起，那动作因为迟疑，变得有点发起抖来。

发着抖的双手缓缓举起，等到狄孟魂看清楚眼前的景象后，忍不住长吸一口气，发出震慑的惊呼声。

远方的山头，初升的朝阳渐渐露出脸来，透射出金黄色的美丽光芒。

在晨曦的照耀下，狄孟魂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左手已经变成了一只鳞片殷然，色作深绿的狠恶巨爪！

一定是梦！狄孟魂在心中这样叫着，却一边像是疯狂似地，用仍然正常的右手死命去刮那只如龙爪般的左手，仿佛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将它卸下似的。

可是，那只形貌猛恶的左手依然固执地在他的臂上，触感和动作一如往常，那也就是说，即便形貌变得如此不同，那只巨爪却千真万确地是他的左手！

突然之间，狄孟魂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忍不住又簌簌发起抖来。他颤抖地举起仍然正常的右手，缓缓往脸上摸去。

因为，如果手变成了这个样子，那脸呢？身上其余的部位还有没有变形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左手会变成那样一只可怕的大爪子？

熟悉的手掌触摸上自己的脸庞。还好，好像还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至少脸上并没有多出来的肉瘤或鬃毛什么的，只是可能因为昏迷过久的关系，脸上已经长出了胡子。

这时候，狄孟魂定了定神，发现发生异变的部份并不只有手掌，连肘部都已经变成了一只布满鳞片的奇特肢体。

在初起的朝阳微光下，他想起身边就有一个小水潭，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只要往潭面一看，不就什么都可以知道了吗？

狄孟魂的脸上依然布满了水珠，当他低头凝望潭面时，水珠滴入平静的水面，将他的影像打碎。在漫延开来的水纹中，他的身影显得模模糊糊，像是幻影一般看不清楚。

就着朝阳金黄色的光芒，他的形影在水面中逐渐凝聚成清晰的影像。

在倒影中，狄孟魂看见自己头发已经披至肩头，脸上也长了许多胡子，乍看之下仿佛没什么不对劲，可是，仔细一看，却出现一副十分奇异的情景。

他急忙地撩开长发和胡子，发现脖子已经出现了和手臂上一样的鳞片！

而且，将额上的发丝拨开，更发现眉上的肌肤居然出现了像爬虫类一样的刺青花纹。

这样的发现固然比不上方才，看见自己的左手变成爪子那样的震撼，但也让狄孟魂愣在当场，一时之间觉得欲哭无泪起来。

他不死心地想再看一看自己在水面上的样貌，却从倒影中发现身后朝阳的光芒越来越亮，原先在自己的倒影中，背影是一片泛着柔白浅蓝相间颜色的天，但是这时候那片天空却充满了金黄色的光芒。

而且，还有越来越亮的趋势。

狄孟魂猛然一回头，还没来得及看清光源的起处，却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已然腾空而起，身后传来“扑扑扑”的拍打声。

“赫！”狄孟魂大惊之下，长声大叫，回过头去，却看见自己的身后，肩下肋间的部位，居然长出了一对自在挥动的大翅膀！

那双翅膀就像是从我出生就已经伴随身旁一样，没有任何迟滞的现象。狄孟魂心念一动，就顺畅地在天空盘旋飞舞，随着飞翔的动作，周遭的景物逐渐在脚下变小，可以望见远方的山川大地。

远方的群山之间，一轮金黄色的朝阳正缓缓探出头来，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却有一团更明亮的金黄色光源从日出之处扩散，那光芒非常耀眼，几乎令人不敢直视，像是从太阳升起之处，又出现了另一个太阳。

狄孟魂在空中盯着那“另一个太阳”发怔，一桩一桩接踵而来的奇事已经快要让他昏了头，虽然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身后的翅膀上，可是那双如蝙蝠翼般的巨翅仍然柔和地挥动，让狄孟魂平平稳稳地停留在空中。

那“另一个太阳”此刻缓缓从山后升起，升空之后略事停留，便向狄孟魂的方位腾空而来，那流转的金色光华的确和太阳的光芒并无二致，只是更柔和了一些。狄孟魂从锡洛央特战队中训练出的绝佳眼力并没有因为诸多变故而失去，他向那团太阳般的光芒凝神望去，却看见光源之中隐隐有着人形。

如果那是另一个“太阳”的话，里面又怎会有人？

那团金色光芒随着目光又向狄孟魂近了几分，光芒中的人形更加清晰起来。

可是，等到看清里面的情景时，只让人更生莫名奇妙的迷蒙之感。

因为在那团太阳般的光芒之中，居然有一辆通体晶莹，质地像是金属的双轮马车，马车的前座有一个长发的美貌女子，此刻那女子正挥动着马鞭，仿佛在赶着拉车的马儿。

但是，那辆马车之前是没有马的，只是自在天空滑翔。

等到金色马车更接近了些，狄孟魂发现马车光团的后方还拖曳着一长串的光点，像是一串美丽的金黄色流苏。那女子的形貌随着距离的接近也益形清楚，她的容貌仿佛相当娟秀，但是仔细一看却令人讶异不已。

因为，她握着马鞭的“手”并没有丝毫人类手部的迹象，而像是鸟类翅膀的尾端，翼尖布满了色泽鲜艳的羽毛。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袍袖，看不清楚身形，但是从袍袖中露出的，却是鸟类形状的翅膀。

这时候，狄孟魂也已经看清楚跟在黄金马车后的光点，那居然是一只只色作明亮金黄的巨大乌鸦，算算大约有十来只左右，金色的鸦群们跟在马车的后头，极富生气地翻滚腾挪，有的还调皮地互啄嬉戏，乌鸦们的形貌在金黄的光线中透现出乌黑光泽，外观古拙狞恶，最奇怪的是它们都有着三只

脚爪。

而那女子也见着了在空中失魂落魄的狄孟魂，从距离和方位判断，如果这女子和她的马车、乌鸦不是幻象的话，她应该是个身量高达数十公尺的巨人！

还有，她身后那群金色乌鸦的体型，也和二十四世纪锡洛央城的量子战斗机不相上下。

那美貌的鸟身女子催赶着马车在狄孟魂的前方远处掠过，在灿烂明亮的光芒中，她仿佛有点诧异地望着狄孟魂，嘴里却自叫出有点低沉的呼叱。

“羲和！羲和！”她的声音在天空中远远传将出去：“谷、咸池……扶桑、晨明……至于衡阳、隅中……虞渊之、蒙谷之浦……”

随着她的呼喝声，金碧辉煌的马车，尾端跟着那些躁动不安的金乌鸦，在远方的天空逐渐消失了踪影，消失在地平线下，只是那闪烁耀眼的金黄色光芒，一直到许久之后才全部散去。

狄孟魂愣愣地在空中停留，任背上的双翼静静地挥动，良久，才慢慢地降落在地面上。

脚步踏上坚实的土地，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越来越迷糊，一个一个的疑间接二连三地出现，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得出答案的。

这是什么地方？

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进入时光脉冲后，姚笙和阳风又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是进入了传说中的时空世界，方才那个巨大的金色马车又是什么东西？

当年，狄孟魂在二十四世纪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曾是个出色的学生，此刻他试图用分析的方式解答心中的疑团，却越推论越觉得迷糊起来。

因为，他突地想起在古中国神话学中，看过这样的一则记载：“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是牢十日……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浴……皆载于乌……”

在古中国的传说中，太阳神之母是个女人，而最有名的“射日神话”中，出现人间的十个太阳，便是三足的乌鸦！

“但是，那也只是神话哪！”狄孟魂失神地喃喃自语道：“即使是时空转移，也不会到达这样的神话世界吧？”

在西元二十四世纪的“时光英雄葛雷新传奇”中，葛雷新曾经抵达一个像是古中国“桃花源记”的时空，但那却只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保护区的地点，是人工刻意营造出来的居所。这个故事狄孟魂也曾经听过，但是却仍然不能解释他眼前所见的情景。

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工科技，大概也造不出来一个身高数十公尺的美貌太阳神吧？

更何况还有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像战斗机一样巨大的三足金乌鸦。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随着阳光升起晨雾已退散开来，狄孟魂向四下张望，发现自己置身之处是一片大草原，在西南方有片茂密的森林，而在草原的北方，则有海水般的波光隐隐闪烁。狄孟魂心念一动，身后的巨翅便应声拍动，再度将他带离地面，在低空缓缓飞翔。本来他想要往大海的方向前去，可是，就在此时，一阵缥缈的沉厚语声却从森林的方向幽幽传来。

“狄孟魂……”那语声仿佛相当的熟悉，但是因为隔得远了，有点听不

确切：“狄孟魂……”

狄孟魂在空中侧头细听了一阵，确定那声音是从森林处传来，身形在空中一个转折，便向着那片蓊郁森林的方向飞去。

而在飞行的途中，那呼唤的声音仍然不止息地传入耳中。

“……在这里……”那声音像是古欧洲的海洋人鱼歌声般，充满着神秘的气息：“我在这里……”

第二章 阳风变成了一座森林

飞入森林，狄孟魂发现这是一片枝叶相当浓密的阔叶热带雨林，他曾经在典籍中读过，当地球的大地还没被星战的战事毁灭之前，从地表森林的树叶就可以分辨所在的地点，纬度高的寒带大多是叶子细小的针叶林，而像这样的阔叶森林，则极可能是在热带属性的地点。

在森林中，那声音反而静默下来，有好一会儿没有声音。

但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第六感出现在狄孟魂的脑海，虽然这阵语声没头没脑，也不晓得有什么用意，但却令人有种熟悉亲切的感觉。

“是谁在那儿？”狄孟魂高声在森林中叫道：“我来了，告诉我你是谁？”没有回答。

“你是什么人？”狄孟魂再次叫道：“我知道你在这儿，我是狄孟魂，我现在已经在森林里了！”

森林中的树叶突地起了一阵骚动，那阵骚动非常的奇妙，仿佛是场动作一致的交响乐，首先，在森林的土地上弥漫出一阵轻轻的水烟，将整个地面衬托出像是魔幻世界的气息，然后，整个森林中数以万亿计的树叶一起轻轻地抖动着。

在抖动的树叶摇动声中，狄孟魂顺着那悦耳的声音，迟疑了一下，缓缓抬头，却看见遮蔽蓝天的稀疏枝叶顺着抖动的规律，混着弥漫的水雾，透现出浓淡不一的线条，那线条极富层次，在抖动中有着奇妙的规律。

狄孟魂仰头凝望那一大片抖动的枝叶，发现那些线条组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人脸，从线条中可以清晰看出那是个男性的脸庞，满脸胡须，却干瘦非常，还有着许多的皱纹。而这张脸，却是非常熟悉的一张脸……

“阳风？”狄孟魂失声大叫。

那张“人脸”又是一阵细微的抖动，传神地露出困惑的神情，这时，从森林的四面八方，又传来了那虚无缥缈的语声。

“是，是我阳风，”阳风在枝叶组成的形影中，仍如往常般冷静沉稳地说道：“狄孟魂，你终于醒过来了！”

二十四世纪著名的生化人战警阳风，曾经和狄孟魂在商周时代的龙族战役中并肩冒险，最后也一起进入时光脉冲的蓝色光柱。而此刻，在森林中呼唤狄孟魂的，居然就是这位二十四世纪警界中的大人物！

“阳风？”狄孟魂望着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型，却仍然很难和二十四世纪生化警察“水”阳风的粗豪形像连在一起。“你在哪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话？”

在枝叶群中的“阳风”脸形犹豫了一下。

“我不晓得该怎么对你说，因为我们生化人并不擅长解释科技的现象，”不晓得为什么，阳风用了“科技”这个字眼：“如果硬要我形容我现在在哪里，我只能说，你现在就在我里面，这座森林，就是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狄孟魂又是惊奇，又觉得好笑。“什么你就是这座森林？”

“基本上，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解释。”阳风的声音依然有点虚无缥缈，却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特有的严肃语气：“就像你的左手、你的翅膀，又怎么解释？”

狄孟魂愕然，伸出自己的左手，那只已经成为布满鳞片巨爪的手，端详了好一阵子，才颓然地长叹一口气。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急急地问道：“我们不是进入了时光脉冲吗？”

“没错。”阳风简洁地说道。

“那么，按照艾杰克的讯息，我们不是应该转移回到二十四世纪的锡洛央城了吗？”

“我想，”阳风沉静地说道：“应该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变故，因为艾杰克的估算应该没有错，以他对时光转移的了解，会叫我们进入时光脉冲，应该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你能够这么确定？”

“因为，我和艾杰克谈过时光转移的过程，你对时光转移的了解有多少？”

“有一些，”狄孟魂点点头：“我在念书的时候读过。”

“如果时光转移成立的话，【过去】【现在】【未来】的定义就全都不存在了，这道理你懂吗？”

“我知道，因为时间因素如果能够修正的话，这三种因素就会混淆不清了。”

“所以，我相信，在二十四世纪的艾杰克之所以会大费周章送来那么多根龙柱，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能“曾经”成功地回到二十四世纪。”

“对。因为有这样的“果”，他才会动手去做这样的“因。”

“但是我们却也没有回到二十四世纪。”

“对，”狄孟魂恍然大悟：“那也就是说，原先我们是“曾经”顺利地回去的，但是却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变故，因此将整个时光系统打乱，变成了现在的奇怪状况。”他顿了顿，又皱眉道：“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的知识范围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世界，”阳风摇摇头，因为这个动作，使得树上掉下了无数的落叶：“但是我想如果你看过了其它的古怪景观，也许能够多了解几分，因为，这个时空世界的怪事非常多，而且没有几样是我解释得出来的，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好多年的岁月……”

狄孟魂在布满落叶的地上踱步，漫不经心地想着心中的千头万绪，听到此处，却像是迎面被泼了盆冷水似地睁大双眼。

“你说什么？好些年岁月？你在说什么？”他急急地问道。

阳风愣了愣，随即恍然地点点头：“我想起来了，是这样没错，”他自顾自地说了几句，才对狄孟魂说道：“按照我们的时间计算方式，我们来到这个时空世界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因为我在这儿，算算尹徐荷也已经经过了有上千次。”

“三年？”狄孟魂不可置信地高声问道：“尹徐荷又是什么东西？”

“你刚刚才看过她，驾着马车从天上经过的，就是尹徐荷。每天日出的时候她便会从海外的汤谷出发，绕行大地，等到天黑的时刻再回来。”

“阳风，”狄孟魂很认真地仰头问道：“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幻觉里边？或者身处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尹徐荷，她的形象、行为都完全是古代神话的故事，只是编造出来的童话！”

“童话？”阳风奇道：“就像是你在龙族的龙泽壁画前说的那些古代中国神话？”

“没错，在古中国神话中，她的名字叫做羲和，是太阳神之母，那些三足金乌鸦就是太阳。”

阳风的神情变得有点无奈。

“但是不要忘记我方才对你说的，如果你觉得尹徐荷的事很怪的话，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比她还要怪上太多了，这点我想你日后就会知道。”

“所以，你还不认为我们是在幻觉之中？”

“我现在成了一座森林，而你身上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再怎么说不像是幻觉，”阳风严肃地说道：“而且，别忘了我原本是生化人，对我们来说，幻觉这种现象是不太可能起作用的。”

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却突然间想起一事。

“不对！”他叫道。“为什么你会叫那个太阳神之母“尹徐荷”呢？我记得你说过你对中国古神话并不了解，怎会知道她的名字的？”

阳风在枝叶间又摇摇头，在落叶间，他的语声更加的缥缈不可捉摸。

“因为，我本来就认识她的，”他一字一字地说道：“她原来就是锡洛央警队的“火”生化战警，尹徐荷中尉。”

“什么？”狄孟魂不可置信地问道：“这个羲和是生化人警队的队员？”

“就像我一直告诉你的，我不晓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只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许多生化警队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有的人已经来了非常久的时间。”

“有多久？”

阳风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影像随着水气和微风缓缓地在枝叶间摇晃。

“他们……我想，他们都是在那场搜捕潘朵拉核酸犯那场行动中来到这里的，这件事……你应该还记得吧！”

“嗯！”狄孟魂点点头。这场失控的搜捕行动，怎么可能忘记？要不是出了这场时空磁暴的变故，所有人的命运应该会完全不同。狄孟魂大概会尽职地继续当他的特战队小兵，时光局长艾杰克继续他无怨无悔的时光研究，而阳风和警队队员当然就持续地和盗取潘朵拉核酸的犯人们玩永远不会结束的捉迷藏，而姚笙也会继续过着她上等社会的生活。

一念及此，狄孟魂才想起来，阳风现在已经有了消息，那姚笙呢？她也到了这儿了吗？

只听得阳风仍然幽幽地叙说那场惊人的磁场变故……

“……不知道为什么，你、我和姚笙到了那个有恐龙龙族的时代，可是，当时一起在爆炸中消失的，却还有我们潘朵拉核酸警队最精锐的几十名队

员，他们之中，就有好几个来到了这里，而且，几乎个个都变了模样……”

“阳风，”狄孟魂忍不住问道：“那姚笙呢？她有没有来到这儿？”

阳风在影像中点点头。

“她也来了，不晓得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你们并不是生化人的关系吧！你们身体上的变化并没有我们的变化这么大，也许你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到她了。”

狄孟魂还想问上几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狄孟魂在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锡洛央俱乐部中，姚笙艳丽却冷漠的表情，一念及此，到口的话就退了回去。

阳风当然不会知道他的心事，只是暂时沉默下来，在影像中面无表情地“看”他。

“所以你是说，”狄孟魂问道：“刚刚那个鸟身人面的太阳神之母“羲和”，就是你们警队的队员？你说，她的名字叫做尹徐荷？”

“不止是她，有很多人也已经来到这儿好多年。不止是他们，就连我们三个，虽是同时在龙族的时代进入时光脉冲，但是到这儿的时刻也不一样。我到这儿的时候，你和姚笙都还没有到，姚笙是八百多天前到的，而你到的时间更短，从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刻到现在，大约只过了一百天的光景。”

“一百天？”狄孟魂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头，因为他恢复意识只不到大半天，按照阳风的说法，也就是说他曾经有大约一百天的时刻处于无意识状态。

“是的，你在那个草地上躺了很久，都是南斗照顾你的。”

“南斗？”狄孟魂奇道：“又是你们警队的人？”

阳风摇摇头：“南斗不是我们警队的人，也不是这里的人，但却是天帝最信任的人。”

“天帝？”狄孟魂大声道：“你在说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天帝又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过你的，”阳风严肃地说道：“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我一点也不了解，我想，你自己去看看也许会有答案。”

“刚刚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说他们之中有些人来到这儿很久了，有多久？”

“有些人还记得自己来到这儿的时间，像尹徐荷，她记得自己来到这儿已经有好几百年的时间。”

“好几百年，怎么可能？”狄孟魂无法置信地问道：“而且她的样子一直都没变？”

因为，刚才“羲和”出现的时候，脸上的容貌丝毫没有数百年的岁月痕迹。

“有些人来到这儿的时间可能比她还久，其实，不管我怎么说，总比不上你自己去看一看的，是不是？”

狄孟魂还没答话，却看见阳风的形象逐渐在枝叶间隐没。

“阳风？”他有点惊讶地叫道：“有状况发生，我看不见你的样子。”

森林中的水气更加浓重，好些棵树顶端的枝桠仿佛凭空多出许多重量般地，慢慢垂下。

垂下的枝桠末端缓缓地冒出一些像是气体又像固体的流动物质，这些流动物质像是透明的浓稠水流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逐渐裹成一团胶状的透明物体。

而这团透明物体在转动中缓缓成形，先是出现四肢，再来是躯体，最后出现的才是五官。

从流质物体中出现的面孔，满脸的皱纹和白色的银发，虽然凝聚后的色泽仍然有点透明，却已回复了阳风高大的身形。

“我现在只能用这样的形态出现，”阳风的声音有点模糊，夹杂着波动的水声，但是那粗豪的语气却和从前没什么两样：“虽然整座森林都是我的形体，但是真正能够自由行动的，只能靠这样的形态。”

狄孟魂望着像是由水波光影组成的阳风有点发怔。他仔细端详了阳风良久，有点迟疑地伸出右手。

“我……可以碰碰你的身体吗？”

阳风点点头。

在透入森林的阳光映照下，狄孟魂伸出手碰了碰阳风的肩头，却没能碰到实体，他的手一下子就穿透过去，只在阳风的形影上荡漾出一阵轻柔的水波，把手伸回来一看，还有湿答答的水滴。就好像，伸手去摸的不是阳风，而是一大滩水似的。

“在以往，我可以顺着自己的意志，在人形和水态间变幻。”阳风无奈地说道。

的确，二十四世纪的生化警察最强的能力，便是他们可以在人型和“风、火、水、雷”间的基本组态间变换。

“但是现在，我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只能以这样的形态活动。”

“其他人……也跟你一样起了这样的变化？”

“那倒不尽然，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阳风说道，整个水纹身躯向上空升高了几分：“我带你去看看，也许你就会知道了。”

狄孟魂随着阳风升高的动作，也跟着他飞出森林。耐人寻味的是，当阳风以水态离开森林时，狄孟魂发现整座森林像是失去生命般，全都枯黄了，和前一刻的翠绿光鲜截然不同。

因此，阳风所言，“他就是整座森林”的说法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狄孟魂随着阳风在空中飞翔，阳风化身成一股巨大的水幕在空气中飘浮，偶尔有风吹过还会将他的形体吹出一阵阵的水纹，他的速度不算快，有时候狄孟魂的巨翅多挥几次，还会超过他。

在两个人的眼前，此时出现一片形貌特异的大地。

第三章 生化警队海神禹强

在二十四世纪的时空，地球经过了星战的摧残，已经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鬼域，所以当时的人类在地表上达了十三个巨大无比的遮蔽幕，在遮蔽幕内以科技模拟出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生活在二十四世纪的人都没有缘份看过空气、水仍然干净时的大地。虽然后来狄孟魂曾经因为时空磁暴的关系，回到数千年前的古中国，但是像这样在高空中鸟瞰没有污染过的地球，却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但是，只看了一会儿，狄孟魂就看出这片大地并不寻常。他曾经在古

代历史上花过许多研究工夫，也在典籍中看过古代地球的真正面貌，但是，此刻在他眼前出现的景象，却从来没有任何一部历史记载过！

在陆地的不远处，是片深邃的汪洋大海，那大海的颜色并不是纯粹的蓝色，而是在不同的地带有不同的颜色，有深邃的黑，有明亮的黄，也有夺目的红。

从更远处眺望过去，地平线也是一副奇诡的景象。在那儿，有许多区域同样透现出不同的颜色，迷迷蒙蒙，深不见底，仿佛到了那些区域就会到达另一个世界。

“阳风！”狄孟魂在飞翔的风中叫道：“那些颜色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阳风转头凝望，良久，才露出困惑的神色。

“那些都是不同的国家，在那儿居住的人也和我们的样子完全不同！”

阳风的身形在空中略作转折，同大海的方向飞去。两人飞过一座横陈在海上的小岛，狄孟魂发现从小岛底部懒洋洋地伸出一个巨大的头颅，原来，那并不是真正的小岛，而是一只硕大无比、如岛屿般大小的海龟！

只见得那只海龟的头颅伸入天际，缓缓地往四处张望，深蓝色的巨眼睿智地看着狄孟魂和阳风两个人从眼前飞过。

“吓！阳风……”狄孟魂惊叫道：“看！那只大……大龟……”

“它不会对你怎样的，”阳风神情轻松地说道：“它只是睡个午觉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狄孟魂急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物？”

阳风以有趣的神情回头看他。

“如果神龟就算是怪物的话，那我想你在这儿就会有受不完的惊吓了，你看看你的后面。”

狄孟魂有点生硬地转头，看着后方。在那儿，原本平静的波涛突地汹涌起来，海面上巨浪滔天，还伴随着明亮的闪电。

虽然身处这样奇诡的环境下，狄孟魂受过的科学教育还是适时地在脑中开始运作，他推测这可能是一种电子力场异常的现象，因为在闪电出现时，在海面上方圆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地区就突地发生磁场异常的现象，才会有这种突如其来，巨浪滔天，再加上闪电的情景发生。

但是，接下来出现的东西，就找不到任何的科学理论可以解释了。

伴随着闪电、巨浪，有一团巨大的黑影在水面底下出现，在波涛之中，那巨大黑影还冒出两道精亮的光芒。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回头看看阳风，却发现阳风像没事人般的，仿佛看到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一团猛烈的炸雷“轰隆”一声打在水面上，在波浪间激起银亮的电流，然后，那巨大黑影缓缓自水中冒出头来，接下来是肩头、身子，像是一栋凭空从水中冒出来的大楼一般，巍巍地在巨浪之间耸立着。

那是一个形貌怪异到了极点的黑色巨人，露出海面后，狄孟魂估计他的身长比起方才看见的太阳神羲和还要高上许多，也有数十公尺高的光景。那黑色巨人和羲和秀美的长相全然不同，一双火红的眼睛狞恶地环视四周，他的双耳各垂下一条蠕动不已的大蛇，晶亮的光头上连一根毛发也没有，下肢长满了巨大的鳞片，等到他全身都浮出水面后，狄孟魂才发现原来在黑色巨人的脚下，各踩了一条外貌狠恶的大鱼。

那巨人持缰地环视四周，身旁的闪电、巨浪逐渐止息，他的怪眼一睁。

透射出慑人的精光，便见着了在空中的狄孟魂和阳风。

被那黑色巨人的森冷眼光扫中，狄孟魂自背脊生出一股寒意，但是身旁的阳风依然神色不变。

突然，那巨人开口长声笑了起来，那笑声极为洪亮刺耳，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的恐惧之感消减了几分。

“阳风队长！”出乎意料，黑色巨人开口第一句话居然就是对阳风说的：“又见着你了！风雨故人来，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阳风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侧头对狄孟魂大声说道：“这个人，也是我们警队来到这个时空的人，叫余力强，从前是【雷】支队的战警。”顿了顿，他又开口说话，但是这次的语声却大上许多，仿佛是故意说给那黑色巨人余力强听的：“我们潘朵拉核酸警队【雷】支队的人，都是英俊漂亮的小伙子。这个家伙在二十四世纪的样子还过得去，但是到了这儿却成了这一副鬼样子！”

余力强爽朗地呵呵大笑，笑声传得老远。他脚下的怪鱼仿佛被这样的人笑声惊吓，不安地扭动着，却始终脱离不开余力强的脚下。

“神话之中，”在大笑声中，阳风问道：“也有他这一号人物存在吗？”

狄孟魂看了看余力强雄伟粗豪的身形，蓦地想起另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在古中国奇书“山海经”的“海外北经”中提到过：“北方禺，又号玄冥，人面鸟身，耳两青蛇……”

在这类的神话系统中，掌管大海和狂风的海神风神就叫做禺，或者叫做禺强，长年居住在古中国神话大地约北海之中。

禺强。

而阳风却说，这个黑色巨人，其实就是二十四世纪生化警队的【雷】态生化人余力强！

“海神禺强！”狄孟魂忍不住脱口大叫：“你便是海神禺强！”

禺强（余力强）漆黑的大脸上露出有趣的神情。

“阳风！”他依然爽朗地笑道：“你这个长着翅膀爪子的小朋友倒有点意思，来来来，我变个把戏来和你们玩玩！”

“这个人也是从我们二十四世纪来的，”阳风指着狄孟魂说道：“叫他狄孟魂就可以了。”

“狄孟魂？”禺强咧着血盆大口笑道：“有意思！”

然后，他巨大漆黑的身形突然间像是焦距出了问题的照片似地，轮廓开始模糊起来，原先粗壮狞恶的身形陡地扁了下去，方才止息下来的闪电重又出现，在身体的表面不住地翻滚。

狄孟魂愕然地看着阳风，却发现阳风仍然像是习以为常地没有任何动静。

“像他们这些，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许多年岁月的，能力都要比我强上许多，”阳风冷静地说道：“这一点连我都不晓得为什么。”

狄孟魂寻思，如果以科学角度来说，如今禺强幻化形体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分子重组的现象。在二十四世纪的科技中，从生物组态转化成【风、雷、水、火】的物态已经可行，但是科学家却始终无法掌握类似“由猫变鱼”、“由人变树”的转化科技。

这种转化方式，却早在久远前的科幻小说、志怪小说中便已经出现过，一般称之为“变身”。

正当狄孟魂的脑海中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的时候，禹强已经由一个硕大的黑巨人，转化成了一条扁平的大鱼。

一条有点像是魔鬼鱼的怪鱼。

但是令人骇异的是，在鱼头的部位，禹强的脸仍然依稀可辨，一张黑漆漆的大脸漾着笑，声音还是和方才人型的时候一样豪爽粗犷。

“上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一些玩意见。”

狄孟魂拍动双翼，稳稳地落在禹强宽大的背上，阳风还是和往常一样，只是自在地在离禹强背上一两尺处飘浮。硕大无朋的黑色鱼身精力十足地拍打海面，激起了滔天巨浪，然后载着狄孟魂、阳风缓缓升空，像一只黑色的巨大纸鸢扶摇进入蓝天。

在海上飞行了不多久，就看见了陆地，狄孟魂自禹强的背上俯瞰下去，看见陆地有着稀稀落落的村落，还有群头小小的人们在平野上走着。越过一座雄伟的高山，在山巅之际，有个形貌特异的“人”站在那儿，渊停岳峙地仰望狄孟魂等人从空中飞过。那个“人”有着毛茸茸的身子，身上有一圈柔和的光，后头却拖着一条偌大的老虎尾巴。等到狄孟魂等人飞远了些，那个“人”好脾气地拍拍肚皮，一纵一跳地，在山间消失了踪影。

“泰逢也出来晒太阳了，”禹强喃喃地念道：“这几天一定是好日子。”

狄孟魂疑惑地望向阳风，而阳风也摊摊手，表示不知道那个“泰逢”是何方神圣。

“那个是什么人？我见过他吗？”阳风问道。当然，这句话是问禹强的。

“我意不晓得这家伙是什么，”禹强在呼呼的风声中高声说道：“他早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南斗说他是吉祥的家伙，是个“吉神”，看见他就会发生好事。”

飞过吉神“泰逢”所在的高山，又是一番诡异的景象，到了这个区域，天空的颜色就开始不同，只是翻过一座山，却好像到了一个冰雪满地的世界。

而且，这儿的大地并不是土壤，而是晶莹透明的水晶。

飞过水晶大地高低起伏的地形，狄孟魂发现这儿连树木、山川都是由冰、雪、水晶构成的。在一处辽阔的冰原上，还有几个通体透明的冰状人体在那儿踽踽独行，看见禹强偌大的身躯经过，他们也毫不在意，只是专注地走着自己的脚步。

“这儿叫做冰国，”禹强说道：“和我们的人完全没有来往，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不存在？”狄孟魂奇道：“那是什么意思？”

出乎意料，接口的居然是阳风。

“你读过这么多书，听过什么叫做“夏虫不可以语冰”吗？”

狄孟魂点点头。

“对于这些冰国的人，他们就是夏虫，我们就是冰，只活一个夏季的虫，是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冰”的，”阳风说道：“在冰国人们的世界中只有冰、雪和水晶矿物。对于有机物之类的生物，根本就不在他们的知识范畴之内。”

这样的解释，仿佛有那么一点道理，可是，狄孟魂却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头。可是，却又说不出怪在哪里。

一阵冰冷的雪风吹来，带着漫天的雪花和沐住，禹强调皮地“呀呵”一声，陡地升到更高的空中，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冰国的范围，又来到蓝天绿地之中。

狄孟魂往下一看，发现他们又来到了大海之上。

也许禹强的确是属于风和大海的吧？一进入海洋的上空，他便悠扬地吟唱起雄壮的歌来。

“朝去洞庭夜渤海，
袖里青蛇胆气来，
神人凡间三不识，
古风今昔红颜改。”

当他们飞入了更辽阔的海上，连陆地也已经看不见的时候，禹强的兴致仿佛更加激昂，唱起歌来更是高亢。

“别问时空是不是变了我的人、
我的心，
我只在乎天空有没有自由，
如果我不能在大海任意遨游，
功名啊！财宝啊！如花般的美人哪！
任谁也解不开来我的烦忧！”

在禹强的歌声中，狄孟魂觉得有点惊讶，又有点好笑。

“这是你们潘朵拉核酸警队的队歌吗？”他半开玩笑地问着阳风。
阳风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我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他煞有介事地说道：“以一个生化战警来说，他的歌喉倒不错，如果警察干不成，去唱唱歌也饿不死他。”

狄孟魂和禹强同声大笑，但是突然狄孟魂的笑声中途停住，嘴巴张得老大，仿佛见着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

不过，这样说也许并不过份，因为此刻映入眼的，是远远超出地球人知识范畴的奇异现象。

在他们的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前方突地切断，像是出现一个纵宽数万公里的巨壑一般，无穷无尽的大海在巨壑上奔流而下，无声无息。

就像是古代地球的伊瓜苏断层大瀑布，大海之前仿佛是一道深不见底的长沟，而在长沟的后方，则是一片如黑洞般深不见彼端的永恒黑暗。

禹强飞到大海断层时便是一个转折，沿着海水冲刷奔流的边缘飞行。狄孟魂目眩神驰地看着这一副连想像都很困难的奇景，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这……是什么地方？”

“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禹强像是背诵流利的小学生一般，说出拗口的古文话语：“这个地方是没有底的，不论什么地方的水都要流到这儿来，我们就叫这个地方叫“归墟”。”

“这里就是“归墟”？”狄孟魂问道。

禹强没再答话，只是顺着海水的断层飞翔。狄孟魂像是遇上最千载难逢的研究对象似地，睁大双眼仔细观察这个将所有大海之水吞下的巨大断层，发现这个断层像是一个完美的黑洞，那么多的海水流进去，就连一点水声都没有，而且他极目望去，看得眼睛都隐隐生疼起来，却还是没能看出在“归墟”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难道你们都没有人想进去“归墟”看看，”狄孟魂对着禹强大声说道：“看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吗？”

“又不是吃饱了撑着，”禹强没好气地说道：“没事找那种麻烦做什么？”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可是，在前方又有更奇特的景象出现了。

仿佛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中，令人惊讶的事永远不曾嫌少。

在前方的海面上，飘浮着五块巨大的陆块，每块都有数百平方公尺大小。会用“飘浮”二字来形容，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海水之中，而是浮在海面之上，五座陆块的下方有着着色作浅灰的基石支撑，而那基石本来没什么出奇之处。不知道为什么，禹强又开始唱起歌来，歌声欢畅，像是遇着了久不见面的旧友。

突然之间，其中一座陆块震动了几分，从底下的基石冒出了一颗古拙的光秃大头，随着水波的汤漾，狄孟魂这才看出，原来在五座陆块的下方，都有一只比陆块更大的庞然巨龟，而方才震动的那个陆块，正是因为驼负的巨龟忘形地拍了拍手掌的缘故，才突地震动不已。

五座陆块，下方就有着五只巨龟。“这些神龟，”禹强得意地说道：“都是我找来的，是天帝要我放在神山下面的。”

狄孟魂和阳风随着禹强飞向那五座飘浮在归墟附近海面的陆块。

“岱舆。”

飞过第一座“神山”时，禹强这样说道。狄孟魂凝神一看，却看见在陆块上有着个头极小、大约只有一尺来长的人形生物在上头忙碌奔走，整个陆块的确就像是一座缩小的高山，高山上有着亭台楼阁，金碧辉煌，而那些小人们居然大多有着翅膀，像是蜂鸟般在山上四下盘桓。

第二座神山，叫做员峤。这座山上的飞翔小人较少，却有着不少奇形怪状的小兽，毛色晶亮，这座山上的建物也比较少。

第三座神山，禹强说叫做方壶，整个陆块呈现碧玉般的美丽绿色，上头则泰半是如珠玉般润泽的植物，植物上结满了华丽光采的果实，而这座“神山”上的飞翔小人也不少。

第四座神山叫做瀛洲。

最后一座，叫做蓬莱。

“当初，这五座神山是没有基石的，”禹强说道：“随着潮水来来去去，有时在这儿，有时在东海，有时还差点流进归墟，后来山上的仙人向天帝说了，天帝才派我找了神龟来固定他们的神田。”

“你是说，这几座山原本是漂流在海上的？”狄孟魂问道。

“没错。”

又是一个不太对劲的疑点，狄孟魂不想问个清楚，但是想想禹强和阳风的回答泰半即是：“基本上，这些事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解释。”又忍住了。

狄孟魂想到的疑点在于，这五个巨大的陆块看起来绝对要比水重土许多，又怎么会“漂浮”在水上？

还有，那些在陆块上的飞翔小人又是什么？

“那些人……”

“仙人。”禹强补充说道。

“好吧！那些仙人，”狄孟魂点点头：“会说话吗？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和人沟通吗？”

“当然，他们也是天帝的部属，像安排神龟到神山下面，也是他们直接找天帝要求的。”

天帝？

还有阳风也提过的那个“南斗”。

这两个人仿佛有着非常耐人寻味之处，从禹强的叙述中，狄孟魂看得出这个时空世界虽然充满了许多无法解释之处，却已经可以寻出几丝的脉络。就如同阳风先前说过的，二十四世纪的生化人战警有许多人因为那场磁暴意外，来到这个神话般的时空，并且一一改变了形貌，能力比原来还要强上许多。

像阳风，变成一座幅员深广的森林，还能以水态游离出来，随着大伙儿悠游四海。

像羲和，光是看她发出的那闪耀阳光，就大略可以知道她的能力也一定精彩万分。

更不用提眼前的禹强了，除了出现时的闪电、波涛之外，还能够自在地幻化，在空中、在海上，果然活脱是神话中海神风神的样儿。

但是，除了这些生化人之外，这个世界仿佛还有着一股凌驾他们之上的力量，掌管着这些大神。

而这股力量，至少有两个人，曾经被禹强和阳风不止一次地提及。

天帝。

南斗。

狄孟魂曾经问过阳风，问他这个“南斗”是什么人，可是阳风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同样的，如果问他们“天帝”又是什么人，也许也是一样迷茫不清的答案。

“喂！禹强，”狄孟魂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们的天帝……”

话还没有说完，便听得禹强发出一声怒叱，飞行速度陡地加快。狄孟魂冷不防被他的动作吃了一惊，从禹强的背上掉了下来，所幸他背后的双翅适时鼓动，另在空中掉了几分的距离，便又停留在高空。

在不远处的空中，禹强高声呼喝，身上再次发出幻化之前的电流和水波，身形一阵变幻，又重新变回漆黑巨人的形貌，同海面一个翻滚，便落在水面之上，激起漫天的水花。

在他的更远之处，立着几个身形比起禹强的巨人形貌还要大上许多的奇形巨人，那些人的身形之大，站在海水之中，水面也只到他们的腰际。巨人们的身后又是一个色泽、光度和平常世界迥异的空间，此刻正散放着妖异的淡青色光芒，在大海之上吞吐不已。

那几个巨人的外貌非常诡异难看，手脚极大极长，全身披满了尖刺及丑恶的鳞甲，脸上睁着一对小眼，额上却又生出一只淡黄色的独眼。他们的身上泛出死海草般的灰败色泽，对着五座神山的方向蠢蠢欲动，还不时发出低低的吼声。

但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每个人的个头也比禹强幻化成的黑色巨人大上许多，但是巨人们仿佛对禹强相当的忌惮，只要禹强作势呼啸几声，他们就会后退几步。

最后，仿佛是放弃了一般，几个巨人才悻悻地后退，转身，没几步就走进他们身后那怪异的空间，在淡青色光芒中消失了踪影。

“这些家伙是龙伯国的坏蛋，”在呼呼的风声中，禹强又化身为巨大的魔鬼鱼，乘风带着狄孟魂、阳风继续遨游：“这些家伙的智力很低，常来我们这儿胡搞瞎搞，但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太大，一不注意很可能就会出漏子。”

“龙伯国是什么地方？”狄孟魂问道。

“刚刚你自己不就看见了吗？”禹强没好气地说道：“他们回去的地方，”

不就是龙伯国了吗？”

对于巨人们回去的那个特异空间，狄孟魂有着无比的好奇，就好像方才去过的“冰国”，一进去那个国度，就好像到了一个和地球全然无关的地方。

“像龙伯国这样的地方，你们可以进去吗？”

“应该可以吧？”禹强说道：“但是没有事情的话，谁会去那种见鬼的地方？而且听说里面非常的危险，南斗说过，要我们没有必要的话，离那地方越远越好，因为他说过，那是一种……阳风，你也听过的，我忘了南斗说的那个字眼儿。”

已经沉默良久的阳风想了一下。

“叫做……亚维空间……好像是这样说的吧？”

“亚维空间？”狄孟魂皱眉道。

这个名词，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想起来了，这是个二十四世纪太空学的理论名词，向来都只是一个推论，从来没有人证实过。

根据推论，亚维空间是一种空间转移的现象，人们常俗称为“四度空间”，能够在瞬间移动不同空间的物品，基本上，如果掌握到亚维空间的秘密，“远近”就再也不成立了，因为一旦能够顺利在不同点之间转移，所谓的“距离”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种“亚维空间”从来就只是个理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掌握，虽然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四度空间出现的案例多到不胜枚举，但谈到要利用这种神秘的力量，却仍然只是镜花水月。

“阳风，”狄孟魂问道：“你说这个“南斗”不是你们警队的人，是吗？”

“嗯！”

“那么，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也是从未来世界来的人？”

“这一点我就不清楚了，”阳风由衷地说道：“他自己从来没有提，我们也没有去问。”

“也许你见着他了，可以自己去问问。”最后，禹强这样说道。

在海上又飞了一阵子，远远已经可以看见陆地了。这时候，在陆地的那地方又见着了熟悉的金色光芒，原来他们在这儿又遇上了太阳神羲和。

带着长串的黄金色光芒，羲和的马车在晴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远远就可以看见那璀璨的光线。

“中午了吧？”禹强说道：“才过隅中，她还没有到昆吾哪！这婆娘今天不晓得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

狄孟魂发现禹强刻意避开羲和的行进路线，只是从她的光芒后方绕一大圈，转向西方。

“这婆娘凶得很，和我们也都处不来，”禹强说道：“每次见着了就要大吵一架，所以还是不如不见。”

狄孟魂回头，饶有兴味地看着羲和赶着马车在天空中行进，却发现她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尾随在她后方的几只金黄乌鸦突地脱队，调皮地飞到地面的一大片草地上，开始啄食地面的树叶、青草。而羲和折返身来，在空中大声娇叱，却仍有几只乌鸦还在草原上翻滚嬉戏。

可是，很明显这些三足的金乌鸦身上一定有很强热度，因为它们所到之处，草地都冒出了黑烟，变成一片焦黑。

“羲和的那些金乌鸦，又是什么东西呢？”狄孟魂好奇地问道：“看样子，

像是她养的宠物，是你们警队的生化动物吗？”

“不是。”阳风简洁地说道：“没有人知道她这些金乌鸦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而且也不像是她的宠物，她宝贝这些乌鸦的程度，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是啊！这婆娘简直爱死这群扁毛畜牲了，”禹强也接口道：“但是这群畜牲又躁得很，常常到下界惹事，成天烧掉凡人的庄稼、部落，有一回，我只是作势挥手要打它们，那女人就差点要和我拚命哪！”

“连你们也不晓得这些乌鸦的来历？”

“反正，【火】支队的女人全都是像她这样的凶婆娘，”禹强并没有直接回答狄孟魂的疑问，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尹徐荷是这样，丹波也好不到哪里去。”

生化人警队在二十四世纪的社会中，是个非常神秘却又引人入胜的话题，尤其是经过著名的“追捕时光英雄”之役后，几个警队的队长更成了传奇中的人物，尤其是【火】支队的队长丹波朱红，她的泼辣及美貌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丹波朱红也来了？”狄孟魂奇道：“她不是丧失了智力吗？”

因为，在那场时光磁暴中，这位警队出名的美女也曾经出现，她状若痴狂的模样，在狄孟魂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嗯！”阳风点点头：“现在好一点了，但是还是有点问题，而且我记得你在龙族的壁画前说过，她在这儿就叫做……”

“祝融？”狄孟魂失声说道。

禹强又是呵呵地开朗大笑。

“有意思！连你都知道她现在叫祝融啦！”

第四章 盘古开天

离开羲和金乌鸦们的路线之后，狄孟魂发现眼前出现的是一片残破的大地，但是这种残破，和二十四世纪那种毫无生气的死寂是不同的，简单来说，眼前这片大地依然有着青山、绿水，但却像是遭受过什么物体的巨大冲击，将许多东西击碎，再重新胡乱拼凑起来似的。一条晶亮的河川，河水中间却冒出青绿的参天古木，平野之上，翠绿的青草生气盎然，却在正中央倒插着一座山头。

而在这片土地之上，也有许多混沌的亚维空间现象，很明显呈现出能量不稳定的状况。

有些地点的地面还不安地鼓动着，像是有生命似地上下呼吸，偶尔还出现几股缓慢的漩涡。

“老天！”狄孟魂惊讶道：“这个地方到底出过什么事？”

“你也看出来这个地方不对劲？”阳风颌首：“我想，这个地方一定和时光转移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据说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大部份都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你也是在这里出现的？”狄孟魂问道：“我也是？”

“嗯！”阳风指着禹强：“他也是，他也从这里出现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狄孟魂喃喃自语，脑海中又出现了新的疑团：“难道被时光脉冲打到，就会出现这种地形？”

突然之间，在一座山头的后方发出灼亮的光芒，跟着发出“钵”的一声巨响。

“又有人要变了！”禹强大叫，在空中的身形一个转折，载着狄孟魂便往山后飞去。

在山头的后方，那片灼亮的光芒已经逐渐黯淡，发出光芒的地方，有着一大团模糊不清的透明能源在那儿不安地蠕动，在一旁的地上，却有着一大堆甲壳状的东西四处散置。

看看甲壳的大小和那一大团能源的范围，狄孟魂推断，蜕下甲壳的不论是什么生物，它原先的个头应该和禹强的巨人形貌不相上下。

过了一会，那团能源逐渐混浊，像是清水中加入了乳色的颜料，随着旋转的涡流变换出奇特的花纹。

禹强停下飞行的动作，在那团莫名其妙的物体不远处上空盘旋。狄孟魂张着嘴，看着那巨大的混浊状物体，转头看看阳风，却看见阳风的神情泛起一阵阵的水纹，皱着眉，仿佛在思索着什么难解的问题。

“余力强，”阳风依然改不了从前的习惯，还是叫着禹强的旧称呼：“那是谁？”

“从甲壳来看，应该是庞格鲁那小子，”禹强说道：“他在上百年前已经变过一次，想不到这次来得这样快。”

“变？”狄孟魂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忍不住问道：“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现象？这个“庞格鲁”又是什么人？”

“这种东西，我们叫它“混沌”，”禹强说道：“在这个世界，我们生化人常常会发生这种现象，有点像是昆虫蜕变的过程。”

“蜕变？”

“嗯！我们早来的几个，都发生过这种状况。”

“你呢？”狄孟魂望着阳风：“你也这样“蜕变”过吗？”

“没有，”禹强抢着回答：“也许他来的时间不够久，所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发生这种状况，”狄孟魂问道：“会怎么样？”

“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可以说比阳风还要惨，”禹强说道：“阳风还算是座森林，我刚来的时候，什么样子都谈不上，只像团烂泥巴一样摊在地上。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千个日升日落，有一天，我突然也像这样……”当然，狄孟魂知道此刻禹强指的就是那一大团“混沌”。

“一下子变得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一团，等到从“混沌”中撕破外壳出来，就变成了一条大海鱼，之后又经过了两次“混沌”，才成了现在的样儿。”

“你是说，待会儿这团东西会变成别的样子？”

“原先，庞格鲁的模样很像刚刚我们看过的龙伯国人，一身甲壳，不过比起那些怪家伙来，样子要好看上许多就是了。”

“这个庞格鲁，也是你们生化警察？”

“嗯！”禹强说道：“原先，是个【风】支队的队员。”

这时候，那团“混沌”又有了新状况，它的蠕动有越来越烈的趋势，整个体积也开始胀大。

“来了！来了！”禹强低声说道。

在湛蓝的天空下，“混沌”的颜色已经转成深灰，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透明样子，倒像是一堆巨大无比的茧包。

突然间，那个巨大的茧包一阵剧烈颤抖，从正中央穿出一只利爪，胡乱挥动，将外表撕裂，从撕裂的洞口中，先是出现手臂，再来是头颅。那宛若融化蜡油般丑怪的巨大头颅冒出来时，仿佛并不习惯茧外的空气，还痛苦地连声嗥叫，那凄厉的声音传遍四野。

阳风凝神看着那奇形的巨人脱出“混沌”，突地冒出一句话来。

“不行，”他摇摇头：“他撑不过来。”

那个庞格鲁幻化成的巨人，像是一尊制造粗劣的蜡人，痛苦缓慢地爬出“混沌”，浑身没有一处是正常的表皮，所见之处都是融化的痕迹。

而且，他在平野上爬没几步，挣扎地想站起来，却砰然倒地，倒地的时候，还像是有莫大痛楚似地，发出暴风雨般的哭号声。

这时候，他的形貌更不稳定了，周遭的气流震动鼓荡，同样也发出禹强变化时的灼亮电流，一时之间，整片大地弥漫着狂风、夹杂着闪电，间或还有隐隐的风雷之声。

融化的巨人庞格鲁这时巍巍地撑起身来，仰头向天，伸出巨大的双臂，张开，因为他的身形实在太太大，让人有着手臂已然穿入云霄的错觉。

风、雷、闪电这时更加剧烈，伴随着庞格鲁痛苦的巨吼，那声音震得人耳朵几乎发聋。

“轰”的一声，最强的一响炸雷陡地炸开，巨人的身躯剧烈地发抖，然后，身形逐渐转为模糊透明。

突然之间，巨人整个庞大无比的身体就此崩垮下来，像是瘪掉的充气玩具，化成如江河般的透明液体，声势浩大地冲刷过平野大地，逐渐流入山川、河流之中，而这场剧烈的风雷也就这样慢慢地散去。

“就这样？”阳风疑惑地问禹强道：“他就这样死掉了？”

“不会，这种情形从前也发生过，”禹强轻松地说道：“他没有死，也没有消灭，只是化整为零，暂时寄生在这块大地之上。我不是说过吗？我刚来的时候也曾经是这种状况，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一团东西摊在大地之上，不过等下一次“混沌”发生的时候，就又有机会变化了。”

在这场剧变发生的时刻，狄孟魂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目击者，从高空望下去，平野旁的一座小森林中，有几个猎人正瑟缩地躲在林木之间。方才，这些猎人应该也见着了这场难得一见的“混沌”幻化场面。

突然间，狄孟魂的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在这个时代的人，民智未开，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仍然像幼童一样的单纯。亲眼目睹了方才庞格鲁幻化失败的过程后，他们会怎样去解释这个场面？

一念至此，狄孟魂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他已经想起了几段古代中国人熟悉不已的文字。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发髻为星辰，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

等到庞格鲁幻化的最后一道水流流入河川大地之后，禹强重又飞入天空，向前方继续飞去。途中经过了一座穿入云霄的大山，那座大山的高度简直匪夷所思，严格来说，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座山，倒像是根柱子。

“这座山，叫做不周之山，”禹强说道：“是支撑天庭的四根天柱之一，过了这座山，就已经到了天庭的地界，这个区域，连阳风也没有去过。”

“这个天庭，是什么样的地方？”狄孟魂好奇地问道。

“天庭就是天帝所在之处，”禹强说道：“但是没有他的召唤，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去那儿，除非天帝有重要事召见我们。”

“那么，”狄孟魂疑惑道：“像我的话，就没有机会看见天帝了？”

“也不是这样说，”禹强笑道：“连凡界的人也曾经到过天界，和天帝见过面，我想，总会有机会的。”

狄孟魂默然。因为，那种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感觉又出现了……

如果这是个匪夷所思的时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古代专制时期的迂腐的称谓？

天帝？天界？

狄孟魂记得，曾经在古神话学中读过类似的记载。有一派神学者认为，神话中有许多权力结构和人间的制度非常相像，应该只是人类发挥想像力的幻想。

像古代中国宗教中常被提及的“玉皇大帝”，基本上是神界的领袖，但是这样的一个众神之首，却常常做出极度颠预愚蠢的事，有时还会做出比凡人更不称头的举动。

而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更像是个荷尔蒙过盛的好色男人！

因此，在古代神话学的研究中，学者对这些所谓的“众神之首”通常都嗤之以鼻，认为只是传颂者取笑统治阶层的一种心理补偿。

然而，在现在这个世界，居然真的有这样一个天帝，能够让禹强、羲和这些神通广大的人物俯首称臣。

“如果有机会的话，”狄孟魂在心中这样暗自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天帝到底是何方神圣！”

天界的空气有点迟滞湿黏，打从经过不周之山后，那种时空置换的感觉又出现了，仿佛又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很少见到凡人的踪迹，也没有什么村落。狄孟魂百无聊赖地看着这一片有点单调的大地，开始有点漫不经心起来，心中不着边际地胡乱想着这一趟旅程中，看见的奇特事物。

越过一个小小的山头，狄孟魂听见身边的阳风低呼一声，仿佛见着了什么令他惊讶的事情。

潘朵拉核酸警队的【水】队长阳风，是个坚强持重的好汉，平常难得看见他有什么情绪上的反应。听见他的低呼之后，狄孟魂诧异地回头看他，却看见水幕中的阳风睁大双眼，全身的水纹更加紊乱。

顺着阳风的眼光望出去，狄孟魂看见那横陈在大地上的物体，也忍不住低呼出声。

那是一条几乎要占满整个大地的大蛇，蛇身作深黄，在灰暗的天空下缓缓滑过众人的眼前。禹强化身的巨鱼形体已然硕大无匹，可是和这条大蛇比起来，就像是巨木前的一株小草。

禹强欣喜地低呼一声，顺着大蛇的蛇身往前飞行，又飞了一阵子，才隐隐见得到蛇头。

可是，本应该是蛇头的地方，却连着一个身影，随着距离的接近，狄

孟魂惊讶地发现那个身影，居然像是个女人的背影。

“阳风！”禹强高兴地大叫：“又是老朋友！”

阳风还来不及答话。蛇头那个身形居然转过头来，那也是个大巨人般的女人脸型，秀发蓬松，但在胸部以下却变成了蛇身。那女性转过头来，面上没有任何表情。禹强缓缓从她的肩上飞过，她的眼光随着飞行的鱼身缓缓转动，眼神相当簸动，却仍然没有一丝丝的表情。

在女人的手中有为数不少的泥团，她看着狄孟魂几个飞翔的情景，手下却没有停止动作。她不住地向地面挥泼泥浆，那泥浆着地后，有几滴居然在地面上“活”了过来，变成了跳跃活动的小小活物。

阳风失神地看着那人头蛇身的女子，看着她在地球上雄伟地滑过，不禁喃喃地自言自语。

“岸本绿？”他喃喃地说道：“怎会是她？”

这个身躯大得无与伦比的蛇身女子，竟赫然是潘朵拉核酸警队中唯一的植物态生化人，【花】岸本绿！

顾名思义，岸本绿便是一个能在植物态和人形间转换的生化人，但是这样的生化人其实只是一个错误实验的产品，真正的战斗能力并不强，也因此，她在二十四世纪的警队中地位并不高，当年和队员们处得也不太好。

然而，现在她却成了这样一个形貌最大、最怪的特异生物。

“岸本绿这个人，你也认识的，”禹强对阳风说道：“不管她在从前怎么样，但是现在她却是我们这些家伙之中个头最大，而且能力也最强的了。”

岸本绿的身躯在荒芜的大地间悠然滑过，狄孟魂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原本不毛的崎岖平野，只要是岸本绿经过之处，居然都长出了鲜嫩翠绿的青草细芽，有的地方还冒出缤纷灿烂的花朵。

她长长的蛇状身躯，从高空望下去倒像是一枝有魔力的画笔，笔锋过处，就出现了无穷的生机。

“那是什么原理？”狄孟魂失魂落魄地看着那一片片的青青草地，知道这又是一项完全超出他知识范晓的现象：“这样子的能力，简直就像是造物主了嘛！”

在平野之上，蛇身人面的岸本绿仰着头，凝望禹强在空中逐渐远去。

一直到了很远很远的距离，狄孟魂依然可以看见那长得不见头尾的大蛇身躯，在已经有点绿意的平野上自在地盘桓。

等到岸本绿的身影也看不见了的时候，阳风才静静地说了句话。

“我觉得，她掌握的能力像是和生命有关，好像可以创造生命。”

这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第二根天柱。到了这个区域，整个空气的光度开始变得明亮，令人为之精神一振。在大地的正中央，有一座雄伟的高山，禹强载着狄孟魂、阳风往高山的方向飞去。那座高山的山势险峻，在它的山顶极高之处，居然有一株粗壮的大树，那株大树不见枝叶，树干直直插入云端，不见尽头。

“这座山叫做昆仑，而那棵大树就是通往天庭的道路，”禹强说道：“我们叫那棵大树叫“建木”。”

“昆仑”是一座绿意盎然，看来充满生命力的高山。禹强带着狄孟魂、阳风在山前山后盘桓了几周。在山上有着诸多的奇特景物，也有着数不清的奇异动物，禹强似乎没有向狄孟魂详加解释的意思，狄孟魂向他问了几个问

题，却没有得到回答。绕了几圈之后，禹强顺着山势扶摇而上，飞到了建木的下方。

而在建木的根部，昂然地站着一只像是老虎般的巨兽，虽然它凶猛的斑纹外型和老虎有点像，但是却比老虎要大上许多。那巨兽屹立不动，狰犷的头颈四周，居然还有着几个紧闭眼睛的小小头颅。

“这家伙是看守建木的，”禹强说道：“我们都叫它们“开明兽”。”

“我们……”狄孟魂仰望直冲入云端的建木，忍不住问道：“可以上天庭去看看吗？”

禹强哈哈大笑。

“由我带你去的话，可能不太好，”他说道：“等到你有机会见到南斗，由他带你上去会比较适当一些。”顿了顿，他又说道：“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穿过天庭的入口“昆仑”，再经过另一根天柱，就进入了一个幽深晦暗的空间。据禹强说，那儿已经是另一个不属于人间的世界，连他也从来不曾去过。

“不过，南斗说过，那是幽冥地界的入口，管理那个地方的幽都之王叫后土，是和我一样黑不拉叽的巨人族，”禹强朗声说道：“还有，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在这个地界的人，和我们是不同的族类，他们原先就是这个时空的人。”

狄孟魂望了望幽都之土的晦暗景象，在那儿，隐约可以见到无数个排列在那儿，静止不动的巨大身影。

禹强飞到此处便折返，不一会儿就出了天界，又回到原先的蓝天绿地。

飞过另外一片荒芜大地时，狄孟魂看见大地上有座小山，而在这座小山的山巅，却生了一个和禹强形貌相似的巨人，但身形却要比禹强幻化的人形大上许多，巨人尖尖的头顶上，一根毛发也没有，耳际却垂下两条黄蛇，手也盘弄着一条，此刻他状似痴傻地坐在山巅上，但是因为个头太大，脚却伸到了山谷之中。

看见禹强飞过的身影，那巨人像是发了癫似地陡然抬头，惊天动地的向着狄孟魂等人的方向奔来，那脚步声重若惊雷，踩在地上彷彿万物都要为之震动。

而且，巨人还发出喝喝巨响，不清不楚地叫着模糊的话语。

“……腾……哭……太……天……！”

禹强彷彿早知道会有这种情状发生，飞翔的身形陡地拔高，将巨人远远抛在后头，但是那巨人却恍若未觉，仍然不死心地朝同一个方向追逐，双手挥着巨蛇，在空中狂舞。

阳风楞楞地看着巨人逐渐远去的身影，长长叹了口气。

“余力强，”他沉声问道：“那个巨人……是他吗？”

禹强沉默良久，才接口说道：“没有错，是他。他便是你最得力的副队长柯福，但是在这儿，他的名字叫做夸父。”

“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晓得，他甚至比我还要早到，但是从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柯福就一直是这样疯疯傻傻的模样。我想，也许他在时空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变，就好像丹波朱红当年那样，伤了脑子。”

“刚刚，他还叫着我听不懂的几个字，他在叫什么？”

““成都载天”！”禹强不假思索地说道：“他从来就只会说这几个字。”

““成都载天”又是什么东西？”

“刚刚柯福坐的那座小山，就叫做“成都载天”，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只会叫这座山的名字。”

第五章 丹波朱红白衣南斗

这一趟前所未有的奇幻之旅就此告一段落。禹强循着原路，出了“成都载天”，越过日中羲和经过的“昆吾”，绕过五座神田，穿越大海的尽头“归墟”，最后在他出没的海面上再度发出狂风、闪电，回复原形，然后潜入深海。

阳风也和狄孟魂回到那座枯干的森林，森林中所有的枝叶毫无生气地垂下，可是，仿佛有着奇妙的感应，当化为水幕的阳风走入森林时，身上的水幕开始扩散开来，所有的植物像是低低地笑着，开始发出一阵柔和的低鸣。

阳风的形象趋来越淡，逐渐化成透明的浮游状力量，在透现而入的夕阳光芒中逐渐分散开来，吸入枝叶的尖端。

在一刹那间，森林又恢复了原先的青绿，一阵轻风吹来，从林间传来阳风缥缈的语声……

“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小心了，”阳风幽然的语声依然冷静，却透现出关怀：“有什么事情，回到这儿来找我。”

狄孟魂走出阳风所在的森林时，已经是夕阳下落的时分，虽然据阳风说，自己来到这个奇特的时空已经好一段时间，但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这却是他渡过的第一天。

在这个神话般的世界中，夕阳在奇幻的远方海平面上映照出迷人的光彩。颜色明暗不一的天空，透现出亚维空间的不同光泽。

狄孟魂振起双翼，顺着森林的边缘飞到海上。原来，在不远处的海上有座小山，山头静静地巨立在海面上，狄孟魂极目望去，却看见有个女子站在山顶，白衣长袍，衣袂飘飘。

海风之中，狄孟魂顺着气流，逐渐接近海上小山的山巅，他的双翅扑扑作响，那女子原本背对着他，听见狄孟魂拍动翅膀的声音，便缓缓转过头来。

其时夕阳正在那女子的身后，衬着流转缤纷的霞光，就着她缓慢转过的身形，那明艳的脸庞在夕阳映照下，像是珠玉般地发着美丽不可方物的容光。

她那精致的面容，狄孟魂却是熟悉非常的，这张脸，在龙族的冒险中，他已经看过无数次。

“姚笙？”狄孟魂失声叫道。

那个白衣女子身形纤巧高瘦，眼睛大而灵动，却隐隐透现出坚毅的神情，果然便是姚笙，曾经与狄孟魂、阳风一同陷入时光磁暴，在龙族共历险境，最后还一起进入时光脉冲的姚笙！

姚笙初见到狄孟魂，脸上漾出欣喜的微笑，可是，那笑容没能持续多久，便又黯淡下去。

狄孟魂并没注意到姚笙表情的变化，在海风中直向姚笙所在之处飞去。

突然之间，在夕阳的光采中，突地绽放出更灿烂的光芒，像是羲和出现时的金黄色阳光，又像是奔腾万状的烈火。

灿烂光芒来自狄孟魂的身后，他慢慢回头，看见光源的来处是一片充满活力的火光。

那一片从天而降的火光，在空中一个转折，火光中，走出一个肌肤雪白的红衣美貌女子，这个女子的身量极高，眉目含威，带着几分煞气，此刻，她昂然从火光中走出，看见狄孟魂，她愣了一愣，随即露出茫然的神情，仿佛在想着什么难解的谜题。

当然，这个红衣美貌女子就是二十四世纪生化警队的【火】支队长丹波朱红，与狄孟魂在特战队的战斗大厅见过一次面。

“你……”丹波朱红迷惘地说道：“……你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狄孟魂还没答话，从丹波的身后突然闪身走出一个丰神俊朗的白衣男子。

白衣男子和姚笙一样，也是一身飘逸的长衫，他的面目清朗，如冠玉般发散出光芒。白衣男子走过去，很自然地握住姚笙的手，姚笙怔了一下，却也没有挣脱，只是看了狄孟魂一眼，垂下头。

狄孟魂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僵硬地笑笑，却不自觉地将生满鳞甲的左手藏到身后。

那白衣男子俊雅地露出微笑。

“你就是狄孟魂吧？你终于醒过来了。”

他缓步走向狄孟魂，热切地握着他的手。

“狄孟魂，”他一字一字地说道：“我，就是南斗。”

第六章 消失的姚笙

海风猎猎，夕阳如血。

在这之前，狄孟魂已经听过这个名字好几次，仿佛来到这个世界，许多令人不解的关键，只要见到他就可以窥知一二。

南斗。

可是，在看过阳风、羲和、禹强等人的形貌后，狄孟魂却绝对没有想到南斗会是这样一个飘然出尘，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美男子。

他的出色得让人觉得他本就不属于这个人间，完全是个神仙般的人物。

不过话又说回来，南斗和禹强他们本来就不是凡间的人物，在这个时空中，他们是神界的人，都是“大神”。

天庭。天帝。

一想到这两个名词，狄孟魂又开始迷惘起来，虽然此刻南斗已在眼前，但是他满腹的狐疑，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而且，很多疑问出现答案之后，反倒又带出更多的疑团。

南斗凝望他出神的模样，淡淡一笑。

“禹强他们向我提过你的事，我也对你的来历略知一二。这儿的事，我

以后会和你说明白。”

他还想说些什么，却听得旁边一个低沉的女声开口说话。

“你叫做狄孟魂，对不对？”丹波朱红静静地说道：“南斗告诉我，我已经遗忘了所有的记忆，我问过好多好多的人，却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她的声音和狂野美艳的外型一样的特别，低沉中又带着某种近似魅惑的格调，美丽的眼珠闪烁着淡褐色的光芒。

“你呢，狄孟魂？这是你的名字，对不对？我听到南斗这样叫你的，”丹波朱红继续不放松地问道：“你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吗？”

狄孟魂愣了愣，想要回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南斗微微一笑，深情地揽住她的肩。

“你是祝融，是我们神界能力最高强的大神啊！”南斗柔声说道。

“可是，我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丹波朱红固执地说道：“说不定，他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

“说不定，”南斗像是哄小孩似地柔声说道：“因为他也和你来自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有别的事要做，改天再问他，好吗？”

丹波朱红凝视狄孟魂良久，才茫然地点点头，转身走到山崖边缘。自望着夕阳发呆，不再理会他们。

南斗凝望她的背影良久，看见狄孟魂正以同样的好奇眼神看他，这才摇摇头。

“你在二十四世纪的时候也见过她吧？”南斗清朗地笑道：“丹波到了这儿之后，脑子的状况好了些，但是却忘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一见到人就要问的。”

狄孟魂沉吟了一会，问出了一连串积存在心中许久的问题：“你呢？你也是二十四世纪的人吗？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令人不解的异常现象？阳风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

南斗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我不属于二十四世纪，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这点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

“我受过最严格的学术训练，”狄孟魂固执地说道：“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一定可以想办法弄懂的。”

“二十四世纪最严格的学术训练吗？”南斗不置可否地淡然微笑：“这样说来，我们一定非常谈得来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时空世界的谜解开的，是不是？”

狄孟魂并不十分了解南斗此刻说话的含意，只能狐疑地看着他。

“真正的答案，由我来告诉你也许并不恰当，”南斗说道，南斗的说法，狄孟魂已经在阳风那儿听过几次：“我想还是要你自己去看才会知道。”

他还想说些什么，却冷不防从悬崖处闪烁出猛烈的火光，原先伫立在那儿的丹波朱红，此刻身形在火光中逐渐隐没，她炯炯有神的眼光看着狄孟魂，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对南斗却仿佛视而不见。

“朱红！”南斗就着海风大声呼唤，但是丹波却没有理会他，只是迳自化为闪亮的火苗，逐渐升空。

“我得去看看她，没时间和你多谈了。”南斗的白色衣袖在风中一挥，猎猎而响，身形腾空而起，他的声音依然柔和，却不因远去而减弱，依然清晰

地传入狄孟魂的耳中：“七天之后，天神们会在天庭相聚，你在这儿等我，我会带你去看看。”

丹波朱红化成的火云在天空飞行得极快，不一会儿便在海面上消失了踪影，南斗白衣飘飘的身形也逐渐变小，在火光消失后不久，也消失在远处。

而在海平面的彼端，太阳大神之母羲和闪着黄金光芒的巨大身形隐约可见，和另一端的夕阳相互辉映，和海水的波纹映在一起，迸放出灿烂的光影。

狄孟魂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一幕幕前所未有……不，应该说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久久说不出话来。

等到羲和在远方山头逐渐隐没，最后一只黄金乌鸦也在夜幕中消失之后，黄昏的霞光已经剩下最后一丝光采。

狄孟魂环视四周，海平面仍然有着淡蓝色的微光。突然间，他想起了什么似的，低呼一声，才猛然回头。

而姚笙依旧悄然立在山巅上，清瘦高挑的身形仿佛有着深沉的寂寞。此刻她仍然望着远方的大海出神，但是眼光却不是投在南斗和丹波朱红离去的方向。

而且方才南斗和狄孟魂说话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只是一直伫立在山头上。

狄孟魂很微妙地想起方才南斗刚出现时，挽着她的手的模样，想要问，却又觉得不是很恰当。

“姚笙……”良久，他低低地唤了她一声。

没有回答。

姚笙像是想着什么出了神，仿佛没听见他的声音。

“姚笙，”狄孟魂又叫了一声：“对不起，因为他们的样子太奇特了，所以我一下子出了神，没注意到你。”

姚笙缓缓转过头来，美丽清澈的眼中透现出漠然的神采。

“有什么差别吗？”她静静地说道：“你从来也不曾注意过我的。”

“啊？”狄孟魂一下子没能明白她的真正涵义。

“没什么，”姚笙摇摇头：“这个并不重要。你呢？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一切还好吗？”

“我也不晓得我来了多久，”狄孟魂由衷地说道：“反正到现在我还是一片茫然，这个世界的一切，我完全搞不清楚。不过阳风说，你比我早到，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阳风？”姚笙奇道：“他也来了？”

“你不晓得吗？”狄孟魂也觉得诧异不已：“你到了这个时空的事，是阳风告诉我的，难道你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见过他，”姚笙简洁地说道：“我也不可能见到任何人。”

“啊？”这句话，狄孟魂又听不懂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可能见到任何人’？你不是看见我了吗？还有南斗、丹波朱红不也刚刚才走的？”

姚笙又出了一会神，侧头看他，脸上突然流下两行清泪。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时空，也不晓得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从来也不曾离开过这个岛。”

狄孟魂愣了愣，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此刻端详了姚笙的形貌……这样子的说法也许有点奇怪，但是来到这个时空之后，自己、阳风，还有更

早到达的生化人们都个个变了模样，因此，用这样的说法并不突。

其时虽然已经接近日落，但是海上仍然有着淡淡的美丽光芒，而且入夜之后，那些空间错乱状态下形成的亚维空间居然是会发光的！远的、近的，都像是古书中描述的自然现象“极光”一样，泛着如幕般的波浪型光芒。

狄孟魂打量着姚笙的模样，发现她和从前并无二致。只是脸色苍白了些，也比从前消瘦了些，身上除了那件白色的飘逸长衫之外，并没有多出来什么。狄孟魂不自觉伸手到背后，苦笑着抚了抚那双巨翼。

“你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涩涩地说道：“不过这是好事，如果我是你的话，宁可选择像你这样。”

姚笙幽然地横了他一眼，没有答话。

“我是说真的，”狄孟魂由衷地说道：“也许你没能像我这样，可以四处跑来跑去，但是，你看看我现下变成了什么怪模样……”

他说着说着，似乎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突然住了口，心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姚笙也仿佛看出了他的心事，没有搭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你……”狄孟魂问道：“来得比我久，对不对？”

姚笙点点头。

“阳风说，我来到这儿已经一年了，只是我一开始都在昏迷状态，一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狄孟魂喃喃地说道：“那你呢？你来多久了？”

“如果我算得没错的话，计算日升日落，我已经来了两年多。”

“两年多……”狄孟魂愕然，指着姚笙，张着嘴久久合不起来。

“你也该想到了，是吗？”姚笙淡淡地颌首。

一时间，狄孟魂只觉心下一片混乱，不晓得该从何说起。

刚刚，在狄孟魂心中想到的，是一个不合常理的破绽。

原先他以为，姚笙来到这个时空之后，在形态上没有出现太大的转变，并没有像他一样，在背上长出一双翅膀，因为如此，她才会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时空世界，而且从来不曾离开过这个岛上。”

但是这样的推测很明显有着很大的漏洞，因为，以姚笙之能，即使没有飞翔的能力，也不可能在两年多的岁月中，完全不曾离开过这个小岛，更不可能对这个时空世界的一切一无所知。

而且，即使她没有能力离开这座小岛，也可以靠着南斗的能力到四方去自在遨游吧？

以南斗等人的神通，怎么会让她离不开这个小岛？方才，狄孟魂也看见南斗握着姚笙的手，显示两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亲近。

除非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有人不让你离开这个小岛，是吗？”

姚笙凄然地摇摇头。

“是南斗他们吗？”狄孟魂不死心地追问。

“不是，”姚笙转头望向遥远的天际：“狄孟魂，你过来。”

狄孟魂想了一下，缓缓向她的方向走过去。

姚笙静静地伫立在山崖之上，身上的衣袖随着海风飘啊飘的。狄孟魂发现她的脸上有着一种淡然的寂寞神情，但是那神情又透现出一丝丝的悲愁。

走近姚笙所在的位置，狄孟魂又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山崖的四周，偶尔可以看见极小的彩色粒子，色彩变化万千，分布在山崖的四周。

原先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但是定神一看，仍然看得出那些粒子像是一幅光幕似地笼罩在四周，圈出一个直径大约十来公尺的空间。

“这……”狄孟魂讶然道：“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知道的话，大概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吧？”姚笙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我也问过南斗，但是连南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如果穿过这种彩色微粒子光幕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错呢？狄孟魂忍不住在心中这样想着，脚步不自觉有些迟疑。他扬首看了看姚笙，却发现她正用那种近乎轻蔑的淡然眼神盯着他。

那种眼神！狄孟魂在心中不禁暗自叫道。当年，也就是因为姚笙在锡洛央俱乐部中的这种眼神，才会让自己赌气，让战斗官当场出丑。

也因为这样的眼神，自己才会负气加入特战大厅的演习，才会有后来的磁暴灾祸。

但是狄孟魂觉得，对自己来说，姚笙的心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想，自己也许永远不曾了解她那种眼神的真正含意。

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不论经历过多少次惨痛教训，他还是会冲动地去做一些奇怪的事，那些做了之后，可能会给自己捅下不少漏子的怪事。

对于狄孟魂来说，“不可以在姚笙面前丢脸！”彷彿已经成了一个不能更改的黄金定律。

于是他问也没问，就迳自冲进那道微粒子光幕，来到姚笙的跟前。

通过之后，还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姚笙当然不曾知道在这一刹那间，狄孟魂心中翻搅的错纵念头，但是看见他就这样没头没脑的闯进来，脸上也微露诧异之色。

“你……”她问道：“没看见这儿有一道光幕？”

“看见了，”狄孟魂若无其事地耸耸肩，旋又好奇地四周看看：“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你们来说，应该什么都不是，”姚笙淡淡地说道：“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永无休止的噩梦。”

“噩梦？”

“嗯！”姚笙点点头：“因为在这个光幕底下，我是个囚徒，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被放出去的囚徒。”

“囚徒？”狄孟魂有点知道了中的关键，他倒退两步，走出光幕，又走了进去，发现这光幕对自己一点影响也没有：“你是说，你走不出这个光幕？”

姚笙默然，只是走过来，站在他的前方。两个人站立的位置，呈现一个巧妙的角度，中间恰好隔着那层光幕。

她伸出右手，掌心向上：“来，握着我的手。”

狄孟魂本来是个惯用左手的人，听得姚笙这样说，他直觉便伸出左手，但是到了这个时空世界之后，他的左手已经化成一只狞恶的巨爪。

他低呼一声，将左“爪”收回背后，伸出右手，握住姚笙的手。

她的手细致柔软，有点凉，而且还微微发抖。

“仔细看……”她说道，一边将两人的手推往光幕外面。

这时候，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

姚笙的手握在狄孟魂的手中，触感真实，有重量、温度，纤软柔嫩，但是，这样的触感一出光幕，便像是飞灰一样湮灭在手中，狄孟魂甚至可以

看见姚笙白嫩的手背，在他眼前化为粒子，在自己的手中消失不见。

“吓！”他长声大叫，声音充满惊惶：“姚笙！你的手！你的手……”

姚笙的手臂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脸上一点也没有惊惶的表情，仿佛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

而她的手臂，从小臂的三分之一以下，手腕、手掌、手指都已然消失不见！

“姚笙！你的手呢？”狄孟魂失措地挥着手，突地俯下身去，仿佛失掉的手臂可以在地上找到。

当然，地面上是不会有东西的。他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只是无意识地在地上摸索寻找。

姚笙看着他张惶失措的模样，若有所思地深吸一口气。

“别找了，”她柔声说道：“我的手还在，没有消失。”

狄孟魂愣愣地站起身来。姚笙仍然维持着手臂平举的姿势，但是小臂以下的部份仍然无影无踪，仿佛被一把锋利无匹的刀切过去，一点也没有她所说“我的手还在”的任何迹象。

“痛不痛？”狄孟魂急道：“我去找点东西来让你敷上。”

姚笙摇摇头。

“我跟你说过的，我的手还在。”

说着说着，她缓缓将手臂缩回。那道光幕像是一堵看不见的魔术幕，只是遮住了她手臂消失的部位。随着姚笙缩回手臂的动作，她的小臂、手腕、手指又逐次出现，等到完全伸回光幕中的时候，又恢复了原先的完整手臂。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样的奇特景象，不禁张口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

第七章 永无止尽的未知空间

“这是什么道理？”他失魂落魄地说道。他往光幕处走近一步，伸手想摸摸，但是刚刚姚笙发生的状况实在太惊心动魄，以至于有点迟疑，久久不敢碰上去。

姚笙看着他戒慎恐惧的神情，微微一笑。

“你不要紧的，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的笑容有着令人信任的温暖。狄孟魂依言将手伸过光幕……果然，通过光幕的时候畅然无阻，并没有姚笙那种惊人的消失状况发生。

但是，这样并不足以解释姚笙发生的怪异现象。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姚笙淡淡地说道：“通过时光脉冲的时候非常痛苦，我整个人像是被放在碎肉的机械中一样，整个人仿佛生生地被绞成极细极困的碎片，而每一个碎片，却很清楚地感觉到痛楚。”

这种感觉对狄孟魂来说并不陌生，在醒来之前的记忆中，他也经历过这样的可怕回忆。

“但是醒过来之后，整个人却还是好好的，不用说血迹了，就连衣裳都没有染上尘埃。”

“等等，”狄孟魂问道：“你是说，你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打扮了？”

姚笙摊着双手，盯着自己身上的飘逸白衣发怔。

的确，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破绽，因为狄孟魂清楚的记得，当初他们三人进入时光脉冲前，已经在龙族住了好一阵子，身上穿的都是龙族的粗布衣裳。

而此刻姚笙身上穿着的白衣质地轻软，倒像是文明时代的高级纺织品。

在这一刹那间，那股子淡淡的不对劲之感，又在狄孟魂脑海中模糊地一闪而过！

破绽？

而姚笙恍若未觉，仍然自顾自地说下去：“我醒过来的时候是近天明的时刻，我看不见你，也没有看见阳风，只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小岛的山巅之上。

过了没多久，日出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叫做羲和的太阳女人……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羲和这个名字是南斗告诉我的。

然后，我又在四周的海平面上看见那些扭曲的亚维空间……”

狄孟魂心中一凛，连忙问道：“你也认为那些是亚维四度空间？”

“我觉得是，因为在二十四世纪时，科学院有过这样的VR模拟模型，特征也都很像。

乍看之下我当然很惊讶，也非常害怕。

但是愣了没多久，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主动，总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吧！于是当时我打算走下山崖，看看岛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渡海离开的东西，走了没几步，就遇上了这光幕……”

“然后呢？”狄孟魂问道。

“刚发生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手一离开光幕的范围就消失不见，当然吓得肝胆俱裂。我本来以为那是某种黑洞现象，消失的身体部位被吞噬了，但是消失的部位一点痛楚也没有，也还有感觉，结果就像你看见的一样，只要一缩回光幕，便又恢复了原状。”

“一点异状也没有？还是原来的手？”

“这种动作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只要回到光幕之中，一切如常，连最小的伤痕也没有。”

“那么……”狄孟魂失魂落魄地说道：“消失掉的手，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光幕中吓得瘫倒在地，很久之后，终于再次鼓起勇气，又将手伸出光幕，就像这样……”她将修长的手又再次伸出来，虽然方才已经见过一次，但是看见肢体在眼前消失，还是令人情绪激汤。

而且，狄孟魂还迟疑地在消失的手掌应在的部位摸了摸，却什么也没有摸着。

“它……”狄孟魂艰涩地说道：“真的不见了。”

“也许应该说，它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的胆子真大，”狄孟魂由衷地说道：“换了是我的话，也许打死也不敢再试一次。”

“当时我的情形也没能好到哪里去，”姚笙苦笑道：“试了几次之后，我又困惑又害怕，按着还联想出许多不着边际的幻想，觉得自己彷彿置身在一个清醒得不得了的噩梦之中，跟着就坐倒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反应的。”

“我在光幕中度过了好几个白天，好几个黑夜，每次哭累了，就不死心地再去试试，但是每次试总也是同样的结果……”

“等等，”狄孟魂皱皱眉：“好几个白天黑夜？”

“嗯！”

“那你最后出去了吗？”

姚笙摇摇头，说出令人惊讶的回答：“没有，从我到这儿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待在这个光幕之中，从来没能出去过。”

“不可能！”狄孟魂固执地说道：“难道你不用吃喝吗？不用睡觉，或是做其它事情吗？”

姚笙悲伤地看着他。

“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不曾有过饿、渴，或是疲倦的感觉，连睡觉都很少。”

“不可能……”狄孟魂依然喃喃地说道，这又是一个完全超乎他知识范畴的现象。他记得曾经读过有关于古代囚犯的心理侧写报告，据说，当时囚房中最严厉的刑罚之一，便是将犯人关在独居室中，即使食水充足，犯人也很快因为孤独而发狂。

“古代囚犯心理学，对不对？”姚笙的眼神有几分嘲弄的意味：“这种理论我读过的只会比你多，绝不会比你少。但是别忘了你也说过，我们都是画龙的叶公，都只是纸上谈兵。”

“你真的就这样在这里独处了两年多？从来没有出去过？”

姚笙恍若未闻，仿佛他问的是一个最笨的问题。

“我在这里面哭了几天，胡思乱想了几天，最后觉得这样的处境是完全的绝望，所以，我决定做一件可能会让自己万劫不复的事。”

“什么事？”

“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试图想要走出光幕，总只是把手或脚伸出去，若着它消失。后来，我决定豁了出去……”

“你是说，”狄孟魂骇然道：“你把头……”

“嗯！我一横下心，就打算整个人跑出光幕，反正最坏也不过一死。”

“你……跑出去了？”狄孟魂问道：“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姚笙凝望着他，不发一言，只是缓缓地走向光幕，穿了过去。

她的动作非常缓慢，一边穿进，还一边说着话。

“就是这样，我……”

说到这里，她大半个人已经没入光幕之外，嘴巴也已经进入消失的范围，因此那一句话没能说完，便生生地打断下来。

她刻意将身子留下一小半在光幕之内，还向狄孟魂挥挥手。

古往今来，大概绝对不会有人亲眼目睹这样的骇人场面吧？姚笙的身子从身体的三分之二处整个纵切，只剩下小半个身子，而这剩下的半片身子还能灵活地向你挥手。

狄孟魂自负是个精神体魄强健的英武男子，但是此刻见了这一副诡异的场景，也忍不住脑门子“轰”的一声，眼前有点发晕，腿一软便坐倒在地，胸口不住起伏，不断地喘着气。

姚笙的身子俏生生地动了动，慢慢又从光幕外抽回，一点点地重新出现，脖子、耳朵、眼睛、鼻、口……

她后退了几步，看见坐倒在地上的狄孟魂，嘴角漾起了淡淡的笑容。

“很可怕吧？”她嫣然地说道：“我自己没看过，但是却想像得出来这种怪模样绝对不曾太赏心悦目的。”

狄孟魂想说话，却觉得喉咙极度干渴。

“你……你在里面还有意识？”

“如果硬要比喻的话，有点像是把脸埋在水里面，”姚笙说道：“耳、口、鼻一埋进水里，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声音、气味、视觉都会隔绝起来，就有点像是这种情况。”

“听起来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似的，”狄孟魂问道：“那么，那里面是什么样子？在那儿，你看得到，听得到吗？”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太搭调，因为在他的角度看来，穿过光幕范围的姚笙是“消失”了，但是照她的说法，却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地方。

“我不晓得该怎么对你说，”姚笙茫然地摇摇头：“很难形容，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话，这种情形很难向你转述。”

“我试试。”狄孟魂固执地说道。

“就像我刚刚说的，好像你探头进了水中，但是情形又不一样，因为即使是把头探入水中，虽然听不清楚，看不清楚，毕竟没和水面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绝，但是进入光幕之外，却是某种完全的隔绝。”

“那也就是说，你在“那个世界”完全听不到我说话？”

“这一点我也想问你，刚才，我在里面说话，你听到了吗？”

狄孟魂想了想。

“你再试一次。”

姚笙点点头，像刚才一样缓缓走出光幕。

“就这样，我一直和你说话……”她嘴中不停地，“没”入光幕之外，而等到她的嘴巴部位也消失了的时候，声音也跟着戛然而止，悄无声息。

然后，这次她只消失了一下，便再度回到光幕之内。而声音却是随着她的动作再次突地出现的。

“……就可以知道了，怎么样？”

狄孟魂露出骇然的表情。

“听不见，只要你的嘴巴一消失，就没有声音了。”

“我早猜到是这样，”姚笙淡淡地说道：“只是有你在，才能够得到证实。”

“所以这和伸进水中是不一样的两回事？”狄孟魂急急地问道。

“绝对不一样，”姚笙肯定地说道：“因为我想我“进入”的地方，说不定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突然之间，狄孟魂又想到了一个疑问。

“你曾经整个人走进去过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曾经试着在那个空间里走走看吗？”

“走过。”

“在那里你踏得到实地吗？你说的“走”是真的用走的，还是用漂浮的？”

“在那个空间里面，”姚笙巧妙地用“空间”二字来形容光幕外的状况：“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有味道，也有声音，但是却分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也听不明。我进去几次之后，也不敢走得太远，因为不论走多远，都是一样的景象，而我进入的地方，”她伸手指指

光幕，指尖穿出了光幕范围，又消失不见：“就像是一扇门，每次我都得记住方位才能走回来。”

“如果找不到路的话，”狄孟魂愕然：“你就回不来了？”

“有一回，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像是金丝雀鸟笼一样的地方，”姚笙深吸了一口气：“我当时想，不论怎样，我一走要离开，即使是到了那个灰蒙蒙的空间也好，总之，只要能够出得了这个地方，就是下地狱也无所谓！”

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我盘算了一会，便咬紧牙关，穿过光幕，而且头也不回地就在那个空间里一直走下去……”

“然后呢？”狄孟魂迫不及待地问道。

“可是，就好像是场不曾醒来的噩梦一样，我在里面一直走，走了多少时间根本就没有感觉，同样的，也不饿不渴不累，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但是那灰的景象从来也没变过。

后来，我觉得更害怕了，因为那种什么都看不清的世界，要比这儿更可怕，因为在这里至少还可以看大海、看夕阳，看岛上的花树青草，于是我又在那儿大声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转身往记忆中的方向折返了。”

狄孟魂怔怔地看着她平淡地说着当时的情景，突然生出一丝淡淡的心痛之感。

他眼前仿佛浮现着姚笙清丽的身影，脸上满是泪痕，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一般无助地哭泣。

不知为什么，狄孟魂心下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后悔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陪在她的身边。

姚笙晶莹的眼神凝望着他，仿佛想猜出此刻狄孟魂正在想些什么。他回过神来，发现姚笙正盯着他看，脸上不禁一红。

“你接下来一定会问我，怎么回来的，对不对？”

狄孟魂看着她，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一股微妙情绪，便冲口说出连自己也颇为讶异的话。

“从今以后，我会常来陪你的！”他的胸中陡地生出一股豪气，清朗地说道：“不管你能不能再出来，从今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会常常来看你！”

姚笙落寞地笑了笑，也没有任何情绪起伏的样子。

“好啊！”她说道。

第八章 在空间中听见南斗的声音

夜，逐渐深了，但是在这个时空中，黑夜仿佛不是太黑暗，从四面八方透现出耐人寻味的各种光芒，映照在两人的脸上，虽然在夜里，却仍然能清楚地看到彼此的模样。

“刚才，我说到我打定主意不再走下去了，决定要再回来。”姚笙说道。

“是啊！后来呢？”

“后来，我又同样在那个灰蒙蒙的世界，循着记忆中的分位走回来，希望能够回到这个山崖。”

原来，狄孟魂想问“你走回来了没？”，但是转念一想，发现这是个废话似的蠢问题，便闭上嘴，静静地听她说下去。

“回程的时候，我的恐惧比起决定折返时还甚，因为在那个空间中。我完全没有方向感，也不晓得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我在那儿一直走，而且感觉上，已经走了比去时还要久的路程，可是，却完全找不到回来的路。”

“那……你怎么办？”

“在那种无依的环境下，我的心整个乱成了一团，有时候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走过头，就再次折返，这样几次之后，已失掉了方向，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走乱撞。就这样，有一天，我又哭了，一边哭一边坐倒下来，完全失掉走下去的力量，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叫着：“姚笙，姚笙……”

“有人叫你？”狄孟魂惊讶道。

“是的，有人叫我，在那一片灰蒙蒙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影，就跌跌撞撞什么也不想地走过去，”姚笙说道：“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

狄孟魂想了想，想说什么，又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不知道。”

“那个叫我的人，就是南斗。”

其实，这个答案方才狄孟魂也已经隐隐猜到，但是却忍住没说出来。

南斗。

在这个时空世界中，就像是一个殊途同归的猜谜游戏，好像只要遇见关键的疑问，就一定和南斗有关。

而且，只要任何事一牵扯上南斗，更多的谜团就会像云雾一样的出现。

“你是说……”狄孟魂问道：“他在那个灰蒙蒙的空间中叫你？他也进了那个空间？”

“嗯！”

“还有，他一开始就知道你叫姚笙？他叫你的时候，就是叫着这个名字？”

“当然。”

“那么，”狄孟魂试着提醒姚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从来没见过你，却一见面就知道你叫姚笙？”

“因为南斗什么都知道，”姚笙有点固执地说道：“有什么好奇怪的？”顿了顿，她又说道：“就是这样，南斗所在的位置就是我走进灰蒙蒙空间的入口，他站在那儿把我领了出来，刚出来的时候，再一次看见蓝天和大海，整个人简直像是重生了一般。”

“这个南斗……”狄孟魂想了想，一时之间觉得不太容易措词：“告诉过你他是什么人吗？或者是说，他告诉过你他是什么时代来的人吗？”

在狄孟魂的心中，虽然对南斗的来历依然不甚清楚，但是他推测南斗应该不外乎是个来自其它时代的人，也许是来自比二十四世纪更先进的时空，只是，遇上时光脉冲现象，不论你来自哪一个世界，大伙的命运都大同小异，不会有什么两样。

“南斗说过，”姚笙皱眉说道：“他不属于任何地方，说了我也不会懂。”

狄孟魂不自觉地，也跟着她皱起了眉。这个答案刚才南斗自己也说过，看来，这也是他一贯的回答。

“出来之后，我仍然陷在这个光幕之中，一直没有办法出去，但是也没

再试过进入那个空间了，”姚笙淡淡地说道：“虽然没能进入天堂，虽然人间满布苦难，却还是要比待在地狱好上许多。”

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知道姚笙眼前的淡然，其实是经历了许多惨痛历程才换取而来的，有一刻他想说上几句安慰的话，但却觉得那些话空泛无用，反而不说还要好一点。

沉默像是云雾般在两人之间滋生，一时之间，相对无言。

良久，姚笙才开口打破僵局。

“算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些了，”姚笙落寞地笑笑：“说点别的，你不是说阳风也来了吗？为什么他没来看我？难道他也和我一样，也被关起来了吗？”

看来，姚笙虽然来的时日比起狄孟魂和阳风都久，但却对这个时空一无所知，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仅止于视野可及的范围。

于是，在海边清凉的夜风下，狄孟魂和姚笙并肩坐在山崖之巅，仔细地讨论了狄孟魂看见的所有异象。狄孟魂从阳风化身为一座森林谈起，也谈及在自己身上、左手发生的异变，当然也提及了潘朵拉核酸警队生化人们发生的诡异状况。

能化身巨大魔鬼鱼，在空中、海上自在来回的黑巨人禺强。

各种匪夷所思的亚维四度空间。

人首鸟身、带着黄金巨鸦每天巡弋天空的太阳神之母羲和。

大海尽头，海水落入无尽深渊的“归墟”。

归墟旁的五座神田：岱舆、员峤、方壶、瀛川、蓬莱。

女首蛇身，所到之处带来无限生机的“女娲”岸本绿。

直通天庭的巨树“建木”。

还有，那个呆坐在成都载天之山的巨人夸父。

听完狄孟魂的叙述，姚笙像是从一场怪梦中醒来似的，微张樱唇，良久，才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他们会和古中国神话中的天神一样呢？”姚笙问道：“而且，你说他们本来都是生化人警队的成员？”

“嗯！有好几个人阳风他们都叫得出名字，刚刚那个丹波朱红你不是也在二十四世纪见过吗？”狄孟魂说道：“但是南斗又说，她的名字叫做【祝融】。”

“这一点我从前就注意到了，”姚笙点点头：“很巧，是不是？丹波本就是【火】态的生化人，在这儿又成了中国神话中的火神。”

“是很巧，乃到让人觉得其中有着不少人为的痕迹。”

姚笙沉吟了一会，侧着头问道：“刚刚你还说到几个亚维空间中的情景，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那个【冰国】是什么模样？”

“在【冰国】的世界中，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生物体，但是这些生物体完全都是由冰和雪组成的，阳风说，这些冰国人对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对他们来说，有机生物体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夏虫不可以语冰？”

“嗯！那时候阳风也用了这个成语。”

“还有呢？你还进去过什么样的亚维空间？”

“没有了，只有和禺强他们在归墟那附近，看过一个叫做龙伯国的巨人世界，那种巨人丑得很，有点像是古代卡通漫画中的两栖半鱼人，但是体型

却要大上许多。”

姚笙听了狄孟魂的叙述之后，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在想着什么有趣的事儿。

狄孟魂看着她的表情，忍不住问道：“难道……”他笑了笑：“南斗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些事情吗？”

“没有。”

“我以为他应该和你交情不错的，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挺好的？”

“他的确对每个人都挺好，”姚笙微笑：“对你也不错，像那个【天庭】的地方，他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也许他知道你出不了这个地方，所以不想让你难过，”狄孟魂说道：“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和你很亲近，好像感情很不错。”

“也许，”姚笙淡淡地笑着：“有时他的确会到岛上来看看我，和我说话，但是，南斗的心并没有放在我的身上，他的心中另有其人。”

狄孟魂愣了愣，回想方才初见南斗的情景，逐渐有恍然之感。

“我知道了……”

姚笙露出睿智的笑容，点点头。

“就是她。”

此刻他们所说的，当然就是二十四世纪潘朵拉核酸警队的第一号火爆美女，【火】丹波朱红。

“可是我倒觉得很可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狄孟魂由衷地说道。

“你也看出来？”姚笙似笑非笑：“像你这样的粗鲁男子，也看得出女孩子的心事？”

“啊！”狄孟魂愕然：“你说什么？”

“没什么，”姚笙抿唇一笑，随即正色说道：“我想，那些亚维空间的国家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对劲？”

“嗯！现在，我们试着忘记我们在时光磁暴后发生的种种怪事，纯粹用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好吗？”

狄孟魂赞许地看着她。的确，经历了这么多的奇异状况之后，一件件杂沓而来的惊人变故，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静下来想想，而要找出这些奇异现象的结，用这种角度来分析也许是个好主意。

更何况，他们两人本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领域出身的。

“首先，我觉得这些亚维空间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在我们这个地球之上，无论进化的方向多么怪异，但因为我们的环境使然，进化的结果应该不脱有机体的范畴，这点你同意吗？”

“同意，”狄孟魂点点头：“就好像猴子可以进化成人，狼可以进化成鲸鱼，但是一张椅子却绝不可能进化成一只甲虫。”

“但是像【冰国】【龙伯国】这样的国度，却又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姚笙说道：“而且我相信只要你再多跑一些地方，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情景出现。”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也许这些亚维空间中的国度，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物。”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国度并不属于地球？”

“有些可能是，但有些我肯定绝对不是来自地球。”

“外星来的人？”狄孟魂奇道。在二十四世纪的历史中，来自外星的智慧生命早已是个广为众人接受的事实。事实上，在当时与外星人的交流已经不是少数的个案，在这些个案之中，有和平的互访，也有惨烈的战事。

比方说，西元二十二世纪的“星战英雄传说”，起因就是地球人和外星侵略者间的惨烈战事。

姚笙沉思了一下，又缓缓伸出手去，纤美的手指再次没入光幕边缘。

“如果那些真的是外星来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的话，又怎么可能适应地球的环境？”狄孟魂搔搔头，脸上的困惑越来越浓：“而且，看来他们来这儿并不是探险，简直就好像是来落地生根的。”

“不只如此，”姚笙的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你仔细回想那些你看过的国度，我听了你的叙述之后，有了一个很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来自别的世界的人，其实文明水平并不高，好像一点科技的痕迹都没有，对不对？”

“是啊！”狄孟魂恍然道：“印象中，我在这儿就从未看过什么高科技的建或是器械。”

“那你想……”姚笙问道：“他们又是怎么来的？”

狄孟魂愣了愣，却不知道从何回答起。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姚笙流畅地说道：“我想，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不是靠自己能力来的，可能也是被“冲”过来的！”

““冲”？”

“当然，这只是个修辞上的说法，说“冲”也可以，说“搬”也未尝不可。而中的关键，也许和我们遇上的“时光脉冲”有关。”

这样一说，狄孟魂就有点懂了，他想了想，觉得姚笙的理论的确很有说服力。

“当初，我们也是靠着那场磁暴才到龙族时空去的，”他掰着指头说道：“后来，也是因为搭上了时光脉冲才来到这儿。”

“如果磁场冲击连时间的因素都能冲破的话，将外星世界联结起来也就不那么匪夷所思了。”姚笙说道：“你不是也说，曾经在一块大地上看过山川景物错乱的现象吗？我想，这个世界之前一定发生过极大的变故，很可能就是时光脉冲的破坏，才变成这种怪模样。”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大变故呢？是外来的力量，还是地球本身的灾变？”

“这些答案，我想就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揭开的了。如果不是我自己发生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姚笙保持着让手腕消失在虚无之中的姿势，叹了口气：“我也不太敢做这种推论的，但是想了想，却又只有磁场扭曲空间、时间的现象才能解释。”

“那也就是说，你消失的部位也许会出现在几万光年之外，或是几千几百年之后？”

“很可能，但是我想我们是永远找不出答案的，时光局长不是说过吗？”姚笙露出嘲弄的笑容：“研究时光学的人一开始会自以为解破了终极之谜，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和神并驾齐驱，末了，才发现原来自己仍然只是在海边玩小石头的孩子。”

“也许南斗会知道，”不晓得为什么，狄孟魂突然这样说道：“也许他会比我们知道更多的谜底。”

“也许，谁知道呢？”姚笙扬扬眉，淡雅地笑着：“但是你和他相处久了就会知道，即使南斗的心中有了答案，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告诉你。”

狄孟魂想了一下，觉得她的说法没有错，于是点点头。

“不过，南斗倒是和我谈过像阳风他们那种转换态生化人的事，”姚笙说道：“再和整个时光理论套在一起，倒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些又太又怪的模样。”

“是吗？”狄孟魂喜道：“说说看，好吗？”

在二十四世纪的时代，转换态生化人的科技是一项归类在极机密档案的学问，平常人连生化人的踪迹都很少见到，更遑论是做研究了。狄孟魂早在念书的时代，就对这种能在人形和风、雷、水、火等物态间转换的特殊人类极有兴趣，但是一般学术机构对生化人的科技资讯却是付之阙如。

但是以姚笙这种位属要津的高级军官来说，当然能够得知比平常人还要多的机密资料。

第九章 潘朵拉核酸警队的秘密

“转换态生化人基本上是一种人工合成基因的人种，这点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而他们之所以能在人形和各种物态间转换的秘密在于，”姚笙技巧性地顿了顿，这是她在国防局授课的最精采课程之一，此刻不自觉地露出了平常的习惯：“他们的DNA是能够修正的，藉由微弱磁场的变化，他们的染色体链结角度可以调整，就是这样小小的链结角度不同，就可以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化作微风，化做烈火，化为响雷，化做水幕。”

“就好比说，在化学上有一个说法，”狄孟魂欣喜地猛点头：“如果水分子的两个氧分子链结角度有点不同，所有的生命就可能完全不存在，是吗？”

“看来，你的化学理论倒还没有打包起来，还给教授哪！”姚笙赞许地点点头：“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有这样的特性……”狄孟魂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所以他们才特别擅长在时空中穿梭？”

“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转换态生化人会成为潘朵拉核酸警队主要成员的原因，”姚笙说出鲜为人知的大秘密：“当局早就知道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免不了要出现进入时光的状况，这种任务，肉身的常人是很难做到的，也因此才会催生出转换态生化人这门科技。”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和阳风他们现在的怪模怪样有什么关联？”

“我们现在先假设，在这次的时光脉冲之中，发生过极大的磁场变故，这点，你同意吗？”

“嗯！”

“然后，我不是说过吗？阳风他们的转换态是靠精密的微弱磁场来做调

整的，所以他们的DNA很可能曾因为磁场的巨变就被改动得乱七八糟……”

“所以，”狄孟魂恍然大悟，张大嘴巴，惊奇地有点口吃了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体质起了天马行空的变化，一个个变成古里古怪的模样。”

“染色体的组成如果有些微的变化，可以造成生物体惊天动地的变异，如果真的出了这样的状况，马可以变成鲸，蝌蚪可以变成老鹰，或是变成什么都不是的怪东西……”

“喂！”狄孟魂突然异想天开地说道：“所以，按照这种推论，古代神话中怪兽神兽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的，龙、麒麟、凤凰、大鹏鸟、雷兽可能都真的存在过？”

姚笙望着他，露出哑然失笑的表情。

“什么叫做可能存在过？”她笑道：“你看看你自己的爪子，那不就是活脱脱古书描述的龙爪吗？”

狄孟魂愣愣地举起左手，仔细端详那狞恶的鳞片、光泽。

突然之间，脑海中又出现了新的疑问。

但是姚笙早知道他想问些什么，只是无奈地摊摊手。

“别问我为什么会你身上发生这种现象，这个我就解释不来了。”她说道：“但即使是阳风他们的例子，也有很多解释不通的现象。”

“比方说……”

“比方说，他们变成了这种巨大古怪的模样，但是好像他们还是会持续地变换的，是吗？你不是说，你们还看见了那个“盘古”变化不成，化为河流江水的现象吗？”

“对，简直就是古代神话中“盘古开天”的翻版。”

“而且，那个叫禹强的还说，虽然这个“盘古”化成了水，有朝一日，他还是会有机会再一次幻化成功的，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

“那也就是说，”姚笙盘着手，喃喃地说道：“这种变换是持续发生的，但是磁场……守恒力……”

狄孟魂在一旁听得满头雾水。

“什么什么？”他问道：“说清楚点，好吗？”

“只是我自己的疑问，因为好像在磁场理论和能量守恒定律上，有点说不通。”

“说不通？”

“因为即使有了磁场刺激他们体质异变的说法，但是在大自然的守恒规律上，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狄孟魂想了一下，逐渐明白姚笙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即使可以解释他们变成巨人，变成怪物的原因，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够安然无事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错！”姚笙赞许地看着他。她虽然是个比狄孟魂要小上几岁的年轻女孩，一谈起学术领域的范畴，却像是个老教授般地老气横秋起来。

狄孟魂哭笑不得地在心中想着：“她只差没有过来摸摸我的头罢了。”

“这就是我的疑问，”姚笙说道：“这种情形可以说是一种突变，在生物学上，突变的物种通常会在生理结构上出现致命的瑕疵，大部份连存活下来都成问题，突变后变得更强的例子，几乎没有。”

“但是他们却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有着很强的神力……”

突然之间，狄孟魂终于抓到了那种隐隐然的不对劲之感！想到这里，他忍不住低呼出声。

“想到了！”他叫道。一时忘形之下，背后的双翅随着雀跃的心情而拍动，整个人腾空而起。

姚笙仰头看他，露出询问的表情。

“我想到的是，这个时空发生的状况，有很多人人为的痕迹在里面！”狄孟魂说道，一边缓缓下落：“巧合太多，硬凑出来的情节也太多！”

姚笙咬着唇，思索着他的话。

“你是说，你觉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主使这一切？”

“我没有办法肯定，”狄孟魂耸耸肩：“但是我有这样的怀疑。”

“如果真的有，这种力量又是什么？”

“这一点我真的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因为能做到这样能力的，除了宗教信仰中描述的造物主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解释。”

“你想……”姚笙沉吟道：“会不会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天帝”？”

“天帝？”狄孟魂扬了扬眉：“这我更不晓得了，因为我连见都没见过他是何方神圣。”

“刚刚南斗不是说，七天后要带你去天庭看看吗？”姚笙说道：“也许你会在那儿见到“他”。”

“也许。”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还是没能研判出新的答案。此时已近中夜，狄孟魂望着光彩色调不一的夜空，隐隐有了点睡意。

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和姚笙讨论了终夜。

姚笙也不再说话，只是自顾自走到她最喜欢伫立的山崖之巅，任晚风将她的衣袂吹得飘散四方。

狄孟魂坐在她的身后，勉强和睡意抗拒着，不一会儿，却听见姚笙在夜空中幽幽地唱着歌。

那歌声在海风中听不真切，狄孟魂细听了一会，发现她唱的居然是一首他曾经听过，而且还满熟悉的歌。

那是一个古代二十世纪岛国台湾某位名诗人吟咏的诗歌，狄孟魂曾经在“古代音韵学”光碟上听过这首名叫“错误”的歌，而且曾经不止一次在中国江南，青石巷弄的VR虚拟场景中聆听。

杨柳青青，连叶田田，采菱女子在江南的水湄间伸出纤白困致的手掌，划水而过……

那男性歌手沙哑的声调很特别，但是词句之中更有某种图像般的强烈感染魔力。

此刻姚笙曼声而歌的味道又和那男子不同，少了分苍劲，却多了点寂寞。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待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似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闭……”

唱到此处，狄孟魂忍不住也和着姚笙柔美的歌声唱着。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夜光，歌声，古代的中国江南……

歌声、夜色虽然动人，然而，有一阵睡意逐渐成形，狄孟魂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不知不觉便陷入睡乡。

但是就如同方才姚笙所说的，在她的光幕中仿佛有着什么样的奇特力量支撑着她，虽然狄孟魂已经沉沉睡着，一旁的姚笙却仍然静静地伫立在海风之中，没有丝毫睡意。

第十章 殊方珍怪景物

第一天清晨，狄孟魂在万丈金芒的刺眼光亮中醒来，睁开眼睛，就看见远方的天空再次出现羲和驱赶马车远去的身影。

而姚笙仍然站在山巅，仿佛没有动过，背对着他，自凝视着远方出神。

这应该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天空湛蓝，随着光度的增加，那些远方天边的亚维空间颜色淡了许多，要凝神细看才看得清楚。

回想来到这个时空以来的经历，那些远方的海、陆地、天空仿佛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神秘吸引力，正在对人招着魅惑之手。

狄孟魂凝神看着东方个苍翠的小岛，却听见姚笙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你醒了？”

狄孟魂猛然回头，看见姚笙正往他的方向走来。

“南斗对我说过，”姚笙伸出手指着西方：“在西边的陆地上住的人比较多，而且，他还说过，在那儿住的都是非常令人讶异的部族，我想，也许你会想要到那儿去看看。”

“哦？”狄孟魂饶有兴味地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不过，你……”

“我想，大概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去的吧？”姚笙不在乎地笑笑，但是那落寞的神情却淡淡透现出来：“别担心我。而且，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你可以回来告诉我啊！”

“好的，就这样说定了。”狄孟魂爽朗地笑笑：“那我去了。”

他缓缓地在晴空下鼓动双翼，腾空而起，朝着西方乘风飞去……

在空中，偶然回头，却看见姚笙小小的身影，孤独地站在岛上，看见狄孟魂回头看她，她还轻轻地招了招手。

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心里有着什么东西揪得紧紧的感觉又再次出现。

在空中飞了会，狄孟魂发现自己的飞翔方式比起前一天，在禺强背上腾云而行的速度要慢上许多。当然，这种现象并不令人诧异，毕竟，禺强属于神力强大的“大神”，能力自然不是普通人能及。

原先狄孟魂想往“归墟”的方向飞过去，因为他对这个神秘的无底之壑最有兴趣，但是飞了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的飞翔速度比起禺强来要慢得太多，前面眨眼可到的距离，现下算了算，却要花上很久的飞行时间。况且，

狄孟魂对自己这种莫名出现的飞翔能力并没有信心，如果飞到半途，一个力不从心落到海上，好像也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事，于是他叹了口气，便依着姚笙的指点，飞向西方的陆地。

几日以来，狄孟魂在四周的大地、海洋、山川、湖泊中找到许许多多奇特的风物、景观，有些物种像是外星生物般，令人目眩神驰。

而且，在某些近似亚维空间的地点，还可以找到不少奇形怪状的人种，匪夷所思却千真万确地生存在这个空间中。

在东南方不远处，有个国度叫做羽民国，在这个国家中，许多人的形貌和狄孟魂非常的类似，长满了羽毛，活脱像是只只大鸟。

在羽民国中，狄孟魂好奇地端详那些像是大鸟般的人们，突然想起了件往事。

他想起的，是在龙族的时空中，前往殷商首都朝歌城的那段往事。

在朝歌城中，他曾经见过个非常老的老人，而这个老人的名字就叫做“禹强”。

“总有天，”那个老人指着周文王的第百子，鸟形人雷震子说道：“你也会象他一样。”

而姚笙发生的状况，老人仿佛也说过。

那个禹强，也不晓得和这里的巨人海神有什么关系。

有个国度的人则是在胸口都有个大洞，他们自称是“贯胸国人”。

还有个国度叫做“奇肱国”，在这个国度的人都是独脚，但却对精巧的机械器具特别擅长。狄孟魂并不喜欢这个国度的人，因为这些人除了手艺精巧之外，也相当狡诈。

而每日狄孟魂探访的范围，总不出姚笙所在小岛的四周。不晓得为什么，他见了这么多特异的景物，总觉得要和姚笙讨论一番才能安心，有时候甚至见到了极度令人难以理解的民族、生物。狄孟魂都会迫不及待地回到岛上，同姚笙细细描述，然后聆听她的分析。

但是，关于朝歌城的老人“禹强”说过的预言，因为怕姚笙听了难过，他并没有提出来。

常常，两人面对着大海，像是二十四世纪最用功的学者般地讨论这个时空的现象，谈到天色将明也不觉得疲倦。

“基本上，我想我们原先的推论并没有错，这很可能是个空间产生严重扭曲的世界，”姚笙在第五日这样沉吟地说道：“那些奇怪的生物、种族，有很多都是不应该存在于我们这个生态系的东西，但是却又能安然无恙地和我们共存。”

“其实，后来我仔细回想这些奇怪的生物，他们的形貌虽然匪夷所思，但是在古代文明的记载上，却不是毫无脉络可寻的。”

姚笙微扬双眉，以询问的表情看他。古代历史文明并不是她研究的重点，所以在这方面的知识，狄孟魂要比她丰富些。

“在古代中国的典籍里有本很重要的书，因为内容太过天马行空，向来就被当做是神话系统的著作，很少有研究者会将它的内容当真，”狄孟魂说道：“这本书，就叫做【山海经】。”

“【山海经】？”姚笙奇道：“这本书的名字我倒是听过，但是却从来不曾读过它的内容。”

“记不记得我们在龙族的山谷中看过的那些壁画？”

姚笙点点头。当时，狄孟魂曾经约略向众人解释过壁画中的涵义，发现那都是古中国神话中的情节，但是为什么会在山壁上留下这些痕迹则不得而知。

更重要的是，当时阳风就已经认出壁画中的火神“祝融”很可能就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火】丹波朱红！

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个时空世界见过丹波，而且，她的身分果然就是火神“祝融”！

“壁画中的神话故事，在【山海经】中大多提过，”狄孟魂茫然地摇头，仿佛这样的动作有助于他想出心中的疑团：“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大多在战争时期已经亡佚，在联邦图书馆中的资料，只是根据片纸残缺的光碟留下的部份内容。”

“你看过这本书吗？”姚笙不放松地追问着：“和我们现在所在的时空有任何关联吗？”

狄孟魂苦笑。

“现在我真的很希望当时我多花点精神在上面了，”他无奈地摊摊手：“但是没有，我没有很仔细地去读过这本书，只是知道我见过的这些怪生物，有些在【山海经】曾经出现过。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狄孟魂皱了皱眉：“我相信，两者之中，定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重大关联，只要找出这个关键，也许很多事情都会出现答案。”

“也许。”姚笙点点头。

第六日，距离和南斗约定到“天庭”的日子只剩下一天，狄孟魂迫不及待这个日子快点到来，但是又对四周的奇异景观充满了好奇，大早，便往小岛的南方振翅而去。

小岛南方是片苍茫的大海，他随着气流在空中越飞越高，但是极目望去，却仍然看不见任何的岛屿和陆地。

看了会之后，却有个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蔚蓝大海的上方，有团清晰的白云，距离狄孟魂还有段相当的距离，这天和前几日一样，仍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因此，在湛蓝的天空里，突地出现这样团白云感觉上有点突兀。

而且，这团巨大的云气在阳光的映照下，更像是实体样的层次分明，连云上的每个小小褶皱都看得清清楚楚。

反正时间还早，在大海上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于是狄孟魂便好奇地往白云的方向飞过去。

等到距离近了些，映入眼的景象更是让人困惑。

在那团白云之上，隐隐约约有着楼宇城墙的痕迹！

那也就是说，在这团面积极广的白云之上，居然有建物在上面！

这刹那间，不知为什么，狄孟魂突然在心头不自觉地涌现小时候学到的自然科学小常识。

“云，为水气凝结空中产生的自然现象，地表水蒸气上升，遇冷凝结成细微小水滴，悬浮于高空之中。”

而在联邦图书馆的光碟影像里，狄孟魂也见过从高空俯瞰云层的景象，那细致的云层质感像是洁白的棉絮大地，的确会让人萌生可以踩上去的错

觉。

但是，再怎么说明那也只是错觉吧？现在，他看见的却是建在云层上面的城市！

满怀着肚子的困惑，他缓缓地向巨大云层飞去，越接近越能够肯定，在这个巨大云团之上，果然千真万确地有人居住的痕迹。

他静静地飞上高空，从云层的上方俯看过去，发现那一座座的建样式奇特，并不是他熟悉的建格调，而且，那些建也都是由云气样的质料建成的，但与其说是云气，在蓝天碧海的映照下，更像是质感轻柔的棉花。

在建与建之间，有许多人在行走活动着，而这些人也和一般的生物大异其趣。浑身洁白，像是棉花样圆嘟嘟地，在雪白的地面上摇摇摆摆地来去行走。

而且狄孟魂也注意到，这个云层上的城市是个完全静默的世界，虽然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仿佛相当忙碌，但是却点声音也没有。

狄孟魂鼓动双翼，小心翼翼地飞到其中群人的身旁，却发现那些人的身体像是最轻柔的柳絮般，随着他振翅产生的风势，有好几个人的身形一下子就被吹散了。

“啊？”看见那几个“云人”的身形碎散，狄孟魂低呼声，直觉地就收起翅膀，准备踩在地上。

可是，那看似实体的地面虽然像是松软的棉花，却丝毫没有着力之处，狄孟魂脚踩上去，却没有踩实任何东西，下子便穿入厚厚的云层，人在白茫茫的水气中往下直坠，没多久便直接穿透云气，往大海跌落。

“噗！”的声，狄孟魂再次展翅飞翔，却像是做了个古里古怪的梦，他顺者气流再次飞到云层上空，看着那些来去忙碌的云人，方才被他振翅吹散的几个人，此刻又逐渐凝聚起来，仿佛没事人般，继续在云国之中走来走去。

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曾意识到狄孟魂的存在。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奇异的雪白国度，想起了第天也曾和禹强看过个只有冰的国度，而且，和眼前的云国样，冰国的人也完全无法理解有着冰雪之外的人种存在。

对于这样的“人种”，姚笙有个推论，那也就是说，她认为这类型的非有机体人种可能来自外星，因为磁场扭曲才会存在于地球之上。

这样看来，她的推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狄孟魂后来又在“云国”中盘桓良久，还曾经不只次伸手触摸云国的人，发现他们的的确确只是团白蒙蒙的水气，但是却又千真万确地在他的眼前行走奔忙。

只是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狄孟魂盘着手，在空中不住地随气流上下飘浮，看了会儿云国的人，觉得他们虽然忙碌得毫无章法，心下却有点羡慕他们。

其实，浑浑噩噩什么都不清楚地过日子，也是件颇为快乐的事。

一向，狄孟魂以为自己是个爱好冒险及新奇事物的人，如今自己已经历练两次时空转移，看过各式活生生的史前恐龙，如今又来到了这个神话般的壮阔世界，虽然形貌变了不少，但是至少还保住了条小命。

这样的冒险经历，大概除了时光英雄葛雷新之外，已经无人可及了吧？

但是，他此刻的心情点也没有欣喜之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却有点想念起二十四世纪的点点滴滴，想念那人工的城市街景，想念特战队的伙伴，连那个最讨厌的心理治疗师丝克伍小姐，

也觉得有点想念她。

不过如果原先的时空推测没有错，要再见到这些人，至少要再等上好几千年的时光……

出神的想像中，云国随着阵高空的强风逐渐离开他的眼前，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晓得该跟上去，还是到别的地方。正犹豫的时候，随着上飘的海风，传来阵幽然缥缈的歌声。

那歌声因为距离得远，听起来不太真切，但是却仿佛是柔美哀怨的女声。

狄孟魂像是着了迷般，顺着歌声的方向朝着海面上飞去。他贴着海面滑翔，发现那歌声是从更南的方向传来的，而在南方的海面上，空气的色泽有点变了颜色，这种现象，他和姚笙都认为是亚维空间扭曲约迹象之一，那也就是说，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过去，可能就会进入个原先不属于地球的外星世界。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狄孟魂在心中陡地萌生这种无所谓的想法，还是没有转向，循着歌声，向那个颜色、光度都有点不对劲的亚维空间范围飞过去。

进入亚维空间范围的时候，狄孟魂开始对四周的环境留神注意。

进到这个空间之中，气息变得沉重黏腻，仿佛呼吸也有些辛苦。

这种空间之感仿佛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有过样的感觉，但是此刻狄孟魂正凝神细听那阵幽然歌声的来处，时间也没去细想。

四周的光度有点晦暗，从这个角度看去，海平面有点点浅灰。有点点淡黄，而且，还可以闻到阵淡淡的硝烟味。

那歌声来自不远处的处小小礁岸，孤零零地浮在大海之中，四周的海浪不住冲刷礁岸，而在礁岸的中央，坐着几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生物，而那幽远美妙的歌声，就是它们唱出来的。

狄孟魂张着口，久久合不起来，在闷热湿黏的海洋空气中，向那礁岸再飞近了些，几乎无法相信眼前见到的景象。

在礁岸上坐着曼声而歌的是群女子模样的“人”，她们的身上泛出柔亮的光泽，连头发也像水生植物般泛出深褐色的光。

但是，她们的身体从腰部以下没有双腿，屈着下身，那下身却像是光滑的海豚般，只有巨大的尾巴。

这几个在礁岸上曼声而歌的女子，竟是传说中的“人鱼”！

刹那间，狄孟魂的脑海中浮现出段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的记载，原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图像却清清楚楚地映入脑中：“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渔民或捕而养之，注水以酒，色美如桃花……”

在这个色调昏暗的闷热空间中，人鱼女子们魅惑的歌声像是迷人的磁石，不只吸引了狄孟魂的注意，还有不少鱼类都自四面八方聚集前来倾听。

鱼人们的歌声并没有歌词，只是以柔美黏腻的嗓音无止尽地张口唱着，她们的歌声并不高，但那种音波却很奇异地，能够传到极远之处。

仿佛是怕惊扰了她们，狄孟魂悄然地又飞近了些，想要仔细端详这些女子的模样，等到飞得近了些，看清了她们的形貌，却又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那些人鱼“女子”们从远处看，很容易让人产生绝色女子在海中曼声而歌的美丽遐想，但是近看之下，狄孟魂发现“她们”并不是人类，倒像是

粗贝人形的海豹类生物，皮肤相当的光滑，本应是头发的地方，披着水生植物般的长叶，而且，“她们”彷彿也没有视觉，因为在眼睛的部位，是两颗如珍珠般光润的圆形物体，而发出美妙歌声的嘴巴，也只是个漆黑深邃的洞，整个形貌看起来非常的怪异。

突然间，人鱼们的歌声戛然而止，四周聆听人鱼歌声的水生动物们起了阵莫名的骚动，有些体积大点的鱼族更是在仓皇奔逃时激起阵阵的水花，有几条偌大的鲨类怪鱼更是转身便跑，粗大的背鳍在海面上显得失措，不会儿便消失了踪影。

歌声陡然停止的海面，透现出暂时的妖异沉寂，几个人鱼在岸礁上躁动不安，纷纷在礁面上吃力地挪动，挪到海边便纵身跳，也逃入海里。

然后，巨大的变故便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

第十一章 龙族再现

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这时毫无预兆地掀起滔天的巨浪，“哗”的一声冲刷出漫天的水花，一条狞恶无比的巨大身影从水中陡地冒出来，顺着急冲而上的浮力，像是鲸豚类的水族一般标入空中。

有一个人鱼闪避不及，便被这只巨大的水族咬住腰际，那只巨大怪物急冲上天的势子尚未停歇，咬住人鱼之后，仍然继续奔向天空。

而那人鱼一时尚未断气，虽然已被咬在怪物的巨口之中，仍然尖声大哭大叫。

那只体长至少超过十公尺的巨大水怪，在空中一个美妙的挺身，划出壮观的水花，伴随着人鱼的惨叫，优美地直冲入海面，笔直地切进水中，却没有激起太多的水花。人鱼的惨叫声也随之消失，但是那惨叫的回音仍然在空中回荡不已。

这一幕惨烈的巨变为时极短，狄孟魂在空中还来不及反应，那可怜的人鱼便已成为巨兽口中的美食。

但是，真正让狄孟魂震惊的，还不是这场惊心动魄的海怪噬人鱼的场面。

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只从深水中冲天而起的巨大海怪。

那只海怪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已经足够让他看个清楚，从海怪的背鳍、口型、外皮，以及攻击行为来看，狄孟魂几乎可以确定，那只海怪不是别的，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海沧龙！

生长于白垩纪，号称【生物史上最残暴的水中杀手】的海沧龙，是六千五百万年前史前大海中最可怕肉食性水生恐龙，口中有三排尖利似剑的巨齿，在当时的水域中几乎全无敌手！

如果说，刚才在眼前出现的是一只来自外星的怪兽，狄孟魂也不曾感到如此的震惊。但是，突然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现本应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早已绝种的史前巨怪，一时之间，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反应。

原来方才初进入这个范围的熟悉之感并不是空穴来风，这种气温闷热、湿黏的感觉，狄孟魂的确经历过。

事实上，在龙族的那段冒险经历中，他和姚笙等人前往龙族的圣地【龙谷】时，就已经有过这种环境骤变的奇异之感。

那也就是说，此刻狄孟魂身处的这个世界，很有可能也是扭曲过的时空，但是这一次，扭曲的不是空间，【冲】来的不是外星的世界，而是一个恐龙时代的世界！

换言之，是一个经过时间扭曲的白垩纪世界！

正当狄孟魂在脑海中翻搅着这些让他心神不定的念头时，那只巨大的海沧龙又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在空中一个翻滚，又落入水中。像尖刀般的背鳍露出海面，急速地在海上滑行前进。

这种水上的跳跃行为和哺乳类的鲸鱼海豚非常的类似，一直到几千万年后，海洋生物学家仍然无法断定这种行为的真正用意。狄孟魂象是如梦初醒一般，一声低呼，便往海沧龙行进的方向追去，企图找出它的目的，因为有一派古生物学家认为，海沧龙也许和后世的鱼一样，虽然平常生活在海中，一到产卵期却有回到淡水生产的习性。

在海面上追了一阵，眼前陡然出现另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岛屿的近海之处有一条大河，海沧龙到了河水的尽头，便没入水中，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但是此刻狄孟魂对海沧龙的去向已经不再有兴趣，因为他逐渐向岛上的苍翠山林、平野接近，又看见了更引人入胜的情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仿佛早就知道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当狄孟魂看见岛上的状况时，虽然仍有些吃惊，但是潜意识里却又有几分理所当然的感觉。

在这座岛屿上，放眼望过去，便可以轻易见到许多恐龙在岛上活动。

因为已经有过龙族的冒险经历，在大地之上看见成群的各式恐龙已经不再那么令人惊讶。

一眼望过去，不用看得太仔细，狄孟魂便可以认出大地上的各种龙群。

梁龙、原角龙、副龙栉龙、鸭嘴龙、太白华阳龙、厚头龙。

不过，此刻狄孟魂从心中升起许多疑问和恍然之感，有些盘据心中已久的问题，逐渐清晰明朗，但是仍然有不少疑团等待解答。

他在岛上略略盘旋了一周，放眼望去，见到了许多早已熟悉已极的恐龙，其中有不少已经在喀兴布的龙族中见过，但是这座岛上的恐龙显然还未曾经过驯养，岛上也没有看见人类的踪迹，因为急着要和姚笙讨论这个奇异的新发现，狄孟魂地无心多看这个苍翠的恐龙之岛，于是他又在岛东的大河瀑布间盘桓了一会，想找看看有没有海沧龙产卵的现场，但是找了一会并没有任何发现，于是便朝原来的方向振翅飞回去。

在恐龙岛上，这时候有一只身长超过五十公尺的腕龙伸长脖子，咬下大串的枝叶在嘴中咀嚼，在它的眼角余光中，狄孟魂小小的身形在天空逐渐远去消失。

突然之间，巨大腕龙一声悲鸣，停止咀嚼的动作，只是望着身旁的瀑布发抖。

然后，瀑布的巨大水流突地分开，溅起一片的水花，从瀑布中仿佛出现无数的闪亮电流，那电流逐渐成型，同巨大的腕龙靠近。

那只身长超过五十公尺的腕龙大声悲鸣，身子嗦嗦发抖，却不敢移动半步，只能任电流接近，在自己身上乱窜。

腕龙的四肢丝毫不能动弹，整个身子却朝瀑布的方向移动，在地上的泥泞拖出好长好深的一道痕迹。

“噗通”一声，巨大的腕龙终于跌入水里，溅起好大的水花，然后，它的身形便在水中消失。

不多久，水中布满了血红的光影，整个水面几乎为之尽赤。

但是随着河水的冲刷，那一片惊心动魄的血红也逐渐淡去，于是，整个岛屿又恢复了原先的静寂，草食恐龙群静静地在草原上觅食，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

这时，青翠的瀑布顶端，从水花中出现一道光幕，光幕将水从中分开，静静的，出现一个白衣飘飘的英俊男子。

虽然伫立在水中央，南斗的身上却没有一丝水渍的痕迹，他的身旁依然出现着淡淡的光幕。此刻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上微有血迹，眼光却望着方才狄孟魂离去的方向。

闷热湿黏的白垩纪大地，虽然有着滔滔的水声，却从中透现出沉静的妖异死寂……

“所以，我想先前我的推论没有错，”姚笙仔细听了狄孟魂的叙述之后，点点头：“龙族的那个山谷，在生态上本来就有着不少白垩纪的迹象，而且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商周时代还会有恐龙存在。”

“错乱扭曲的时空，不只出现外星世界，也卷来了史前的世界，”狄孟魂说道：“才会有现在这么多不可解释的现象发生。”

“但是不要忘记，光是这样还是有很多疑问没能解开，”姚笙说道：“明天，不就是你和南斗约定好的日子了吗？如果你真能到天庭去看看，甚至见到那个天帝，也许就会知道更多答案了。”

狄孟魂点点头，遥望着远方的天空。

在远方，光度不一的各式亚维空间闪烁着奇特的光芒，又是一天要过去了，夕阳已经逐渐西沉，不多久，那个太阳神之母羲和就会再次经过。

姚笙轻轻地叹了口气。

“再告诉我那个【云国】的事吧！那个地方好像很有趣。”

狄孟魂愣了愣，因为刚才他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没什么，”姚笙揉揉眼睛：“我只是很想再听一次罢了。你说过的很多地方，我都想去看看，虽然，那很可能是永远做不到的事……”

狄孟魂望着她淡然的神情，心里陡地起了激动的情绪，深吸一口气。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帮你走出这个地方的，”他大声说道：“让你自己去看看这些地方，一定！”

姚笙轻轻地笑着，点点头。

“也许吧！”她说道：“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想听你再说一次云国的事。”

夜，逐渐深沉，在远方的天际有几片淡淡的浮云，狄孟魂突然在心里不着边际地想着，不知道云国里的人现在在做些什么，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得上床睡觉。

潮声，浪声。

狄孟魂不记得自己在这一夜说了多久云国的事，到后来，因为毕竟也累了，心神松懈的状况下，有些描述都已经加入了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中，云国的人们也像我们一样，有着属于水滴、云气的悲欢离合，而且云国

的人说不定还有一个传说，在传说中，有另外一种和云人们截然不同的生物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天地的边缘，”云人们会这样传颂道：“有一种我们再怎么样也无法想像的族类，有着它们自己的悲欢离合……”

姚笙像是做梦般地仔细倾听他的叙说，彷彿在她的寂寞岁月中，这样的故事像是古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般的变幻万千，引人入胜。

但是，再怎么精彩的故事也终会有个结束，狄孟魂在夜风中再也忍不住睡意，说着说着，语声逐渐沉寂，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而姚笙也不去吵他，只是兀自望着远方的夜空发呆。

在那儿，有一抹小小的、淡淡的云彩孤零零挂在那儿。

当那一道灼亮光芒惊醒狄孟魂的时候，他正沉睡在一个奇特的梦境之中。

在梦境里，彷彿有人在深邃的大海幽幽唱歌，也有人在布满巨大星图、鱼蟹猛兽的天空下大声嘶吼。

只可惜，这些梦境都不真切，而那些人的面容也都不清不楚。

在梦中，狄孟魂觉得自己不停地在奔跑，彷彿在追逐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那个目标是什么，他却又说不上来。

有时候，还在深蓝的空间中，偌大的一片天却被一条巨大的银占满，从银的坠子上，又散放出如云雾般的淡紫色光芒。

那光芒逐渐转亮，变得让人无法直视，像是炽热的阳光，不只能放出强烈的光亮，甚至还能让人感到温暖。

然后，他就在这样的强烈光芒下醒了过来。

第十二章 终于到了天庭

碧海生濡、浪花拍岸。

姚笙还是站在她最喜欢的山崖之巅，一身的白衣在阳光映照下，衬着身后蓝蓝的海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狄孟魂揉揉眼睛，想说些什么，却听见身后响起了一个柔和的男人声音。

“你醒了？”南斗微笑地说道：“今天天庭大会的日子，我答应过带你到那儿去看看，记得吗？”

天庭！

一想起这个名词，狄孟魂忍不住睁大双眼，心里生出幼时跟着父母去看VR虚拟电影的雀跃之感。他望了望姚笙，一时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么长久的共同冒险经历，狄孟魂总觉得要去一个奇异新鲜的地方，应该是大家一起去的。

姚笙淡淡地笑着，也看不出她的心里在想什么。

“丹波呢？”她问道，当然，她问的是南斗：“怎么没有见到她？”

“我这两天都没看见她，”南斗说道：“也不晓得她去了哪里，但是待会

我们应该会在【天庭】见面。”

狄孟魂深吸一口长气。

“南斗，”他有点气息急促地说道：“姚笙的事，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帮她走出这个地方？”

南斗望着淡淡的光幕，有一会儿没说话，光幕的范围在白天看起来不清楚，如果不凝神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有这样一道力量强大的限制存在。

“至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没有办法，”南斗露出歉然的神情：“我已经和小笙说过了。也试过了好几次，但是却毫无头绪。”

“在你们的时代……”狄孟魂怀疑道，他始终将南斗认定成是个来自比二十四世纪更先进的未来的人：“也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你们仍然没能找出控制亚维空间的秘密？”

南斗以沉静的表情看着他。

“没有，也不曾试过。”他简洁地说道：“而且我想我告诉过你，我并不是如你想像中，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你的认定是错误的，”他以一种洞悉狄孟魂推测的口吻，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我和你所谓的未来毫无关联，而且，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无法让你了解。”

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不再理会狄孟魂，只是迳自挥动手臂，做出交叉的动作。

然后，有一层淡淡的云气便出现在他的身边，云气到了脚底显得更浓，随着他脚底凝聚的白色云气逐渐增加，南斗整个人也缓缓上升。

“上来，”他的声音很柔和，却带着一股令人难以拒绝的威严：“我带你去天庭。”

狄孟魂迟疑地望了望那团浓得像是实体的云气。

“这个……”他嗫嚅地道：“这个东西真的可以……”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的话，”南斗说道：“光是要飞过归墟，就得花上你一天的时间。”

狄孟魂再不犹疑，纵身跃上那团云气，只觉脚下那团云气似乎比草地更坚实。

同样的，这团云气又是另一个超出他知识范围的现象。

南斗带着狄孟魂乘云逐渐上升，随着耳际猎猎的风声，他们在空中像最劲急的狂风一般地飞行着。这种飞行和在禺强背上的感觉又有所不同，感觉上，南斗乘坐的这团云像是一个稳定的力场，虽然速度如此迅捷，却连头发也没吹乱一根，连那呼呼的风声也像是来自远方的窗口一般，丝毫没有不快的感觉。

而南斗的神情更是飘逸轻松，一点也没有费力的痕迹。这是狄孟魂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仔细端详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只见他的面容像是个无懈可击的塑像，穿着宽松白袍的身体清朗高瘦，黑亮的长发舒适地扎在脑后。他的装束虽然简单，但是那白袍的质地却隐隐泛出珠玉般的光泽。

南斗察觉了狄孟魂无礼的注视，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

狄孟魂想了一下，开口问了个问题：“为什么？”

南斗的表情微显诧异。

“我的意思是说，”狄孟魂问道：“为什么你要带我去天庭？还要带我去看那些大神的聚会？”

“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的一句话？”

南斗点点头。

“你对我说过，你受过二十四世纪最严格的学术训练，”南斗淡淡地说道：“对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我有着太多的想法和疑问，所以，也许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对象。”

“那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也不是很了解，对不对？”

“对。”南斗简洁地说道：“不只是不了解，而且还有着很严重的空白未知。”

狄孟魂还来不及答话，两人所乘的云朵这时已经滑过大海，远处黑暗深邃的【归墟】已经隐隐可见。前方这时充满着灿炳的金色光芒，巨大的人头鸟身女神“羲和”正驾着马车急速前进，但是狄孟魂和南斗两人的速度要比她快上许多，一个回旋就到了她的前方，而盘桓在羲和身边的金乌鸦群受了惊吓，躁动地振翅乱飞。

那太阳神之母羲和显然也是个脾气火爆的角色，南斗快速超越她的行止，让她暴跳如雷，大声叫骂。然而南斗的速度实在超过她太多，是以很快就将那暴烈的金色光芒抛在后头。

狄孟魂目眩神驰地看着这一幅壮观的奇异场面，一直到羲和的身影消失了好一阵子，他才回过神来。

“那他们呢？你应该知道禹强和丹波他们也是从二十四世纪来的吧？为什么不和他们讨论？”

“你们……”南斗以有趣的眼神看着他：“叫他们【生化警察】什么的，是吧？”

“所以，你承认你并不是和禹强他们一样的生化人？”

“我从来就不是，和他们当然不同。”

狄孟魂不放松地继续追问：“你并不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他问道：“你也说你不是未来的人，但是却又比我们见识高上许多，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南斗冷然地凝视着他，眼神锐利。狄孟魂被他这样的眼光看了一会，也觉得有点吃不消。

良久，南斗才再次开口说话，但是却对狄孟魂的问题恍若未闻。

“生化人到了这里，因为种种的变故成了大神，而且他们是种缺乏想像力的族类，不仅对自己的变异毫无好奇心，久而久之，反而淡忘了他们原先的身分和记忆。”南斗继续冷冷地看着狄孟魂：“这样的人，你怎么和他们谈这个空间的谜题？”

的确，二十四世纪的生化人原先的基因设计就是以忠诚、稳重为考量的，缺乏想象力，这点阳风自己就不只一次地说过。

不过这时候由南斗口中说出这样的说法，却让狄孟魂有点不舒服。

“没这样糟吧？”他勉强辩解着：“而且，他们虽然可能缺乏想像力，但是并不笨，怎么会淡忘自己的身分和记忆？”

南斗以沉静的眼神看着他。

“丹波、禹强、阳风、羲和，还有羿、鲧他们这些人，”南斗问道：“在二十四世纪都是几岁的人？”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好回答。一般来说，拜灵魂组转移科技之赐，西元二十四世纪的人寿命极长，动辄都可以活到百岁以上，而阳风他们虽然神通

广大，但是年纪普遍都相当的轻，大约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上下。

还有，羿、鲧……这些又是什么人？

“按照你们时代的计年法，在他们这些人之中，初到这个时空的时候，年纪最长的不过四十二岁，那也就是说，对二十四世纪的记忆顶多四十来年，”南斗微笑道：“但是，他们有的人已经在这个世界居住了数百年，像这样的情形，你认为哪一段的记忆会变得比较模糊？”

狄孟魂想了一下，觉得南斗的说法果然不无道理。人类的记忆向来就是个既忠实，但又会因时光流逝变得不太可靠的伙伴。这点从禹强他们的行止就可以略窥一二。

“那么，你刚刚说的羿、鲧什么的，又是些什么人？也是从生化人转变成的大神吗？”

“嗯！”南斗点头：“而且他们来的时间比起禹强几个又要更久一些，所以能力比他们更强。”

“禹强曾经带我看过一次他们转换形态的异变，”狄孟魂好奇地问道：“能力强的，是因为来得时间久，那种异变次数多的关系吗？”

“庞格鲁的那次异变，你也看到了？”南斗眉毛微扬，露出诧异的神色：“我当时不在场，却听人说过。”

“这种异变的现象常发生吗？”狄孟魂好奇地问道。

“我不晓得算不算是常常，”南斗说道：“但是除了刚到这儿的阳风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出现过这种异变。”

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却发现他们已经进入“归墟”的范围之内。那如同天塑般的巨大深沟，依然无止尽地吞没四海江河的水流，更远处，几个龙伯国度的亚维空间在海平面闪着黯淡妖异的光。

突然间，从归墟的边缘陡然奔泻出滔天的巨浪，在巨浪中，还隐隐可以见到闪亮的电流，天候随之变得湿润隐晦。

而在这样浩大水花的中，从滔天的巨浪里传出声震四方的洪亮笑声，像是一艘硕大无朋的水中潜艇，也像是只放大无数倍的魔鬼鱼，黑色的巨大身躯陡然跃出水面，轻盈地在归墟的边缘滑翔。

“禹强！”狄孟魂高声大叫。

在归墟的长壑边缘，禹强的身量虽然巨大无比，却仍像是大瀑布旁的小小纸鸢，轻巧地滑翔，狄孟魂与他虽然有些距离，却仍隐隐见得到鱼身那黑色大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

禹强仿佛也见着了云团上的狄孟魂和南斗，但是他的飞行速度远远及不上南斗，只听见他似乎在大吼着什么，也想要追上来，但是不一会儿就被远远抛在后头。

而南斗对禹强仿佛视若无睹，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一下神情。

狄孟魂望着云团后方，此时已经看不见禹强的身影，归墟也快要走完。倒是在龙伯国的边界，有几个身量巨大、长相湿黏丑怪的龙伯国巨人在海边探头探脑。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话，很难想像世上会有那么大的生物，狄孟魂约略估计了一下，发现龙伯国人的身材大约超过一千公尺以上，以这样的硕大体形，海水只到它们的腰际，在海中它们根本不会沉没。

想到身量的大小，狄孟魂又想到了一个疑问。

“南斗，”他问道：“像禹强他们的异变状况，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

些人的身形那么巨大，还有着其它动物的特征，但是丹波朱红却又和常人一样？”

出乎意料，这次南斗很快就有了答案。

“他们的身量大小，和神力的强弱有关。”他说道：“和异变的次数也有关，像丹波刚来的时候也没有恢复人形，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形态是一条巨大的火龙，只有头部还有点像她原来的面貌，但是经过几次异变之后，她已经能够自由地在几种不同形态间变换。”

“你是说，她现在还可以变回那种巨大火龙的形态？”

“可以，”南斗肯定地说道：“其实，变换形态在生化人的基因上本来就不那么匪夷所思，只是他们现在能力更强了而已。”

“除了丹波之外，还有人可以回复人形吗？”

“有，而且很多，待会你在天庭就可以看到，”南斗凝视着他：“但是有一点我得先和你提提，这些大神都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些凡人，有些人的样子非常奇怪，脾性更怪，甚至一个不痛快就可以把你撕成两半，所以。到了天庭之后，我不希望你露面，你只能在一旁偷偷的看，没有我的允许，也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可以吗？”

“连禹强也不行？”

“基本上，虽然天帝并不曾严厉禁止凡人登上天界，但是凡人在天庭中还是有許多危险的，”南斗正色说道：“为了你的性命，我劝你还是听我的话。”

听了他这样的一番话，狄孟魂也只好点点头。

这时候，两人正经过天庭的第一个地界雄伟横立的不周之山，过了这个地界，便是另一个亚维空间的范围，空气陡然滞闷起来，天空也变得晦暗而阴沉。

接下经过的，是那个人首蛇身的女神“女娲”出没的平野，和上次不同的是，原先荒瘠的平野，这时已平添了不少的绿色生气，有些草原上还绽放出美丽的小野花。

几天前，狄孟魂就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奇景：“女娲”长大的蛇身经过之处，像是充满无限希望似的生出嫩草野花。

但是这时候，女娲并没有出现在这片大地上。

“那个……”狄孟魂想了一下，不晓得该称她在二十四世纪的原名“岸本绿”，还是直接就称她“女娲”。

“女娲是吗？”南斗微笑：“她也要上天庭，我想她可能已经上去了。”

第十三章 洞悉人心的开明奇兽

飞过女娲之野，就来到了天界的最中央，这里的空气清新，光线也相当明亮。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一座雄伟的高山，这儿就是天界的入口【昆仑】。在昆仑山的峰顶，有一株高大无比的大树“建木”，根据禹强的说法，这株建木就是天庭的入口。

这时候，在昆仑山的山脚下又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一个小小的人影在平野上快速行进，像是电脑动画上的图案，因为他的行进速度快得惊人，

比起南斗的云团飞行的速度还要快！

由于这人的速度太快，所到之处居然扬起偌大的尘烟，一眨眼工夫，他便已接近山脚，以同样的速度，开始爬上昆仑山。

“蛮牛！”南斗不以为然地喃喃自语，也背着狄孟魂向昆仑山顶飞去，这一来，那个徒手登山的怪人速度也就跟不上他，不一会儿已经被抛在山腰。

狄孟魂在接近那个人时，曾经看了他一眼，发现那是一个满脸胡须的高大汉子，身材和常人大小相差不多。

更惊人的是，那个汉子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他的身后，还笑语盈然地背了个中年美妇！

“这个人就是羿。”南斗说道：“套句你们时代的说法，他本来是个【风】态生化人。

但是现在也是这儿的大神。”

“他……不会飞行吗？”狄孟魂问道：“为什么要用爬山的方式上天庭？”

“在所有的大神之中，羿的活动能力最强，也最好动，他当然会变换，也能够飞翔，但是却很少用到这种能力，”说到这里，南斗突然面露疑惑的神色：“在你们的时代，有种东西叫做【武功】，是不是？”

“武功？”狄孟魂愣了愣，随即笑道：“那不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是比我们还要早上千百年的东西。”

“羿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好像对这种东西特别有兴趣，”南斗说道：“而且，好像已经找出不少的关键所在。”

狄孟魂有点哑然失笑。

“所谓的武功，只是古代文明对体能活动的一种夸大，”狄孟魂忆及当年读过的一些典籍，不以为然地笑笑，也照着书上的记载侃侃而谈：“主要是在前文明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高杀伤力武器时，互斗互殴时的一些技巧，有些还被夸大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哦？”南斗饶有趣味地扬扬眉。这是狄孟魂第一次看见他露出比较人性的神情：“怎么个荒诞不经法？”

“有些记载中，某些武功可以让人徒手杀狮搏虎，有些可以让血肉之躯刀枪不入，有些能够让人日行千里，飞檐走壁，”狄孟魂耸耸肩，不在乎地做个鬼脸：“不过，这些全都是吹牛，因为并没有实际的佐证可以证明。”

“就好像……”南斗饶有深意地看着他：“就好像羿刚才那样？”

狄孟魂愕然，想要反驳，一时之间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刚羿那种速度与能力，的确很符合古代“武功”的叙述。

日行千里。

背上负着一个人，还能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但是，想深一层下去，狄孟魂还是摇摇头，因为羿本来就是个大神，这种能力是体质产生异变的后果，和所谓的“武功”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南斗沉静地说道：“但是据我所知，羿的确曾经帮助过一些凡人，让他们产生超越本身极限的能力。否则我为什么要问你【武功】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建木已经映入眼帘，那高壮肥硕的巨大树干直直冲入云霄，仿佛没有尽头。

那只形貌奇伟的【开明兽】依然渊停岳峙地守在建木的下方，南斗缓

缓缓地飞近建木，狄孟魂只觉脚下的云气逐渐松散，云团变淡，等到云气散尽之后，两人已经踏上实地。

开明兽巍然站在南斗和狄孟魂的面前，像是一座大山，也像是古代中国神庙前的巨兽雕像。狄孟魂仔细端详了它的形貌，发现开明兽颈项旁的小小头颅，有几个已经张开了眼睛。

那几个头颅的眼神炯炯发亮，眼球是混浊的血红，望着狄孟魂二人不放，让人油然生出一股奇诡的不快。

南斗却像是没事人一般，对着狄孟魂低声说道：

“开明兽的真正能力是洞悉，”他说道：“它能够看透你的内心，决定你能不能上建木去。”

狄孟魂有点呼吸困难地望望四周，发现建木上头居然有几个凡人也正在费力地爬着。

“天帝之威，泽及四海，”南斗说道：“不论是凡人，还是大神，只要问心无愧，而且有无比的毅力，就有机会从建木上天庭去见天帝。”

突然间，开明兽低吼一声，同狄孟魂的身后缓缓踱去。

在他的身后不远处，这时出现了一群人，居然是前几日见过的奇肱国人，这些人都是独臂独脚，手艺却精巧无比，但是他们虽然有奇巧的能力，狄孟魂却非常不喜欢这种只有小聪明，却时时欺骗的怪人。

只见为首的一人迫不及待将独臂一挥，每一个人从背上取出一件器械，拼凑在一起，凑成了一具光芒灿烂的美丽奇型器械，除了发出悦耳的乐声外，还能随着乐声的律动摇摆。

奇肱国人们纷纷返到一旁，为首的一人在开明兽前不住跪拜，口中还喃喃念着什么。

而开明兽依然不为所动，颈上的另一具人头这时动了动嘴唇。

然后，在众人还来不及反应的那一刹那，开明兽的巨大头颅只微微一动，便将那奇脉国首领的头咬了下来！

一旁的奇脉国人们纷纷大声惨呼，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肝胆俱裂，纷纷你推我挤地四下散逃，不一会儿，便逃得无影无踪。

而奇怪的是，开明兽并没有将那奇脉国首领的头颅吐出来，也不见它嘴巴有咀嚼的迹象。不一会儿，它的头颈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动了动，缓缓地又冒出了个小小的头颅，眼睛紧闭，都还是湿答答的。

那个小小人头，赫然正是刚才惨遭噬头之祸的奇脉国首领。

原来，开明兽颈旁的小头颅，都是这样来的！

在一旁有好一阵子没开口的南斗，这时低低说了句话：“其心不正，本该如此，走了。”

最后一句话，当然是对狄孟魂说的。

狄孟魂看见开明兽残忍却又气派十足的噬人过程，心中颇感惊愕。转眼却看见南斗已然缓缓升空，便张翅追上，两人并肩往建木上方的云端飞去。

飞翔的过程中，狄孟魂突然想起了古代童话“杰克与仙豆”的情节，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和那个杰克似乎也没差上多少。在那个童话之中，小杰克爬上仙豆结成的豆藤到云端，却发现云上乃是巨人的窝巢……

那么，爬上建木之后，又会出现什么东西呢？

盘根错节的建木上头，寄生了许多种类不同的藤状植物，结出许多狄孟魂也说不出名称的奇怪果实。在建木的树干上，有几个凡人努力地在树干

上攀爬。由于建木的树身实在太太大，有的地方像是山崖一般，还有依靠的休憩之处，所以那些人爬上去的速度虽慢，但是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有可能爬上去。

狄孟魂跟在南斗的后头又飞了许久，也已经十分疲累，这时，才终于接近云端。

南斗回身看了狄孟魂一眼，便纵身一跃，向上跃入云团之中。

没有多久，狄孟魂也已经飞到云朵中，他迟疑了一会。看着那如棉花般洁白的浓密云朵，不禁有些迟疑。

这种云气和那个令人神往的“云国”云气有点相似，看来，只要穿入云朵，便可以进入“天庭”。

突然之间，狄孟魂的脑中灵光一闪，想到的却是和眼前景象不大相关的事。

他依稀记得在一部稗官野史的古体著作中，看过关于亚维四度空间的推测，在这本书中曾经提过，在许多四度空间出现的案例之中，常常会有浓得出奇的云气出现。

这样说来，云国、南斗，还有天庭，都符合这个特征。

不过，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用处，因为这几个地方和亚维空间有关，早已是狄孟魂和姚笙认定的结论了。

只是，那种隐然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感觉仍然存在。

“唉！”

狄孟魂忍不住叹了口气，继而想起这绝对不是个适合悲情咏叹的场合。于是他深吸一口气，随着南斗也穿入了云中。

出乎意料之外，云层中并不如狄孟魂想像中的洁白光亮，而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

这种混沌，倒和姚笙描述过的，她那牢笼般光圈外的迷茫空间有点近似。在这样的空间中，狄孟魂才领会到姚笙所说，“不是完全静寂，也不是完全看不见”的情景。

灰的空间中，仿佛有人躲在远处低语，但是那语声极低极细，也听不清是什么声音。

而且，在灰色迷蒙之间，好像有着什么在那儿晃动，但是同样的，也是一片模糊，完全看不清楚。

狄孟魂心下有点惊惶，只是循着原先的方向向上飞行，还好，那灰色的“云层”并不厚，不多久便已经穿透，狄孟魂只觉得自己好象陡然从地面“冒”了出来，便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广空间。

那真的是一个其广无比的平野，地面像是云又像是土，踩上去并不松软，却透现出云气一样的形状。

眼前仍然出现一株奇大无比的大树，原来建木穿透云层之后，仍然不是枝顶的尽头，而是更高耸地穿入天空，狄孟魂仰头望上去，看得脖子都要发酸，才勉强看得见极高之处有着隐约的枝叶。

“啊！是阔叶木哪！”狄孟魂心中突然神经兮兮地冒出这样的想法。将神话中的天庭通道“建木”，和植物学中的阔叶木科划上等号，乃是狄孟魂血液中的书呆本性发酵的状之一。

但是，在他眼前出现的天庭景象，却又要比建木更来得引人入胜。

一片其广无比的平野，平坦得连远方极远处的景物都隐约可见，这和

地球表面上，因为地球弧度而出现的地平线又有些不同，狄孟魂由这一点推测，“天庭”很可能是一个绝对平坦的巨大平面。

从建木的旁边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牌楼状大门，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道直通那扇看来巨大无比的门，门前有两名形貌威武的巨人站在那儿把守，两名巨人形貌粗豪，身上穿的却像是古代中国人的袍甲。

天庭也和地上一样，有着美丽的山水，在建木的后方便有一汪极为清澈美丽的大湖，湖水中央有几座清奇的小岛，岛上隐约可见楼阁的影子，而在湖水上也有着几具颜色鲜明的昼舫，随着轻柔的风吹过，晶莹浅绿的水面上也添出几丝涟漪。

放眼望去，居然是一幅恬静幽美的古中国山水美景。

南斗负手站在狄孟魂前方不远处，眼神却望着另一个方向。在那儿，有一座雄伟的高山，山上烟雾缭绕，仿佛藏着重重秘密。

狄孟魂像个好奇的孩子，置身于童话般的乐园一般，不住地四下张望，看了好一会，才缓缓向南斗走近。

突然之间，从远方传来如闷雷般的重重巨响，仿佛是一群奇重无比的巨兽踩动大地。狄孟魂惊讶地朝声音来处转头，却看见从远处奔来两名身量大约数十公尺的巨人，他们赤着上身，头顶一片精光，却在耳际各留了条小辫子，两人身上的肤色一个白晰似雪，一个却漆黑如墨，身上肌肉像是小山一般耸起，纠结舞动。他们的身量虽大，跑起来惊天动地，仿佛天地也要为之碎裂，但是他们奔跑的速度却极快，不一会儿已经跑到狄孟魂和南斗的前方。

狄孟魂惊惶地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晓得这两名巨人的用意何在，看看南斗，却发现南斗依然不为所动，仍然负着手，仿佛前来的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童。

那两名巨人奔到南斗的前方，庞大的身躯和南斗小小的个子恰成极为有趣的对比，但是如此猛恶的两个巨人，却在南斗前方不远处跪倒，跪倒的时候，依然像打雷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重！”那名肤色白晰的巨人轰然叫道。

“黎！”肤色漆黑的巨人声音极为沙哑刺耳，叫出来的声音声势也极为吓人。

南斗冷然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回头看看狄孟魂，扬起手来，示意他们说话。

看来，两名巨人方才吼出来的声音很可能是他们的名字。果然，有了南斗的手势后，那名白晰巨人大声说道：“夸娥氏子重禀报南斗星君，锤山之子鼓和钦鸠与人争斗作乱，请南斗星君前去排解。”

南斗听了白肤巨人【重】的话后，脸上表神变得极为森冷。

“在什么地方？”

黑漆巨人“黎”重重一拍胸膛。

“昆仑之阳！我二人没有办法排解，是以特来请南斗星君前去！”

南斗一声低呼，身上的云气缓缓聚集，整个人缓缓升空。

“走！”

重与黎两名巨人一个俐落的反手跳起身来，便往他们的来处狂奔而去，奔跑过处依然像是巨雷一般隆隆作响，不一会儿，便和南斗的身影一起消失在远方另一座云雾标渺的大山后方。

这一幕来得好快，去得也令人来不及反应。狄孟魂愣愣地看着重、黎两名巨人像暴风巨雷般出现，又像风卷残云一样的和南斗离去，等到好一会儿之后，四周又恢复静寂，他这才想起，没了南斗的带路，自己根本不晓得该到什么地方去。

他想了一下，鼓动双翅，同那座硕大辉煌的牌楼巨门飞去，还没接近巨门，就看见两名守门的巨人森冷地看着他，“删”的一声，亮出手上晶亮的奇形武器。

这两名守门巨人的身量和重、黎两个相差不远，此刻他们也没有露出什么狞恶的神情，但是他们手上武器的光芒，也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画面，再加上他们慑人的气势，狄孟魂只得深叹一口气，打消了进门一看究竟的念头。

看来，那座美丽的大湖好像还是个可以一探的好地方，反正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狄孟魂便静静地飞向那宁静淡雅的天庭大湖。

第十四章 神秘少女

静静的风吹拂着晶莹的湖水，一到湖边狄孟魂就闻到清甜的水气芳香，他着迷地看着眼前如画般的美丽湖景，慢慢地飞到湖上。

这时候，微风中突然传来一阵轻柔的女性歌声。

“绝尘而逸，回睦处
乱云翻飞，波涛千起
无边的苍茫与空旷
遗落于我踪影底……”

在湖水波涛声的衬托下，那轻柔的歌声有一股魅惑的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和前一日遇见的人鱼又有些不同。如果说，那些人鱼的歌声是充满魔幻的黏腻，现在湖上的歌声就像是一串江南午后的风铃，在轻轻的睡意中，仿佛歌声传入耳际，就什么事也不用在乎了似的心境轻松。

狄孟魂循着歌声慢慢寻找，发现歌声来自湖中的一座小山。

此时，歌声逐渐透现出一股英气，仿佛从娇柔的山林水湄，转入一望无际的万里晴空。

“昨日已沉陷，
鲛人雪泪也滴干。
飞跃的我心，
在高寒，
以飞为归止的，
仍须归止于飞。
世界在我翅上
一如历历清河在我瞻边
浩浩天籁之出我肋下……”
飘散着重重轻雾的松林。
从枝叶间透入的阳光。

狄孟魂缓缓步入丛林，听着歌声逐渐止歇，绕过泛出脂香的松林，在林巾一块空旷的平地上，静静地伫立着一个长发及地的少女。

那少女眼睛乌黑灵动，面目像是春阳般散发出明艳的光芒，她的个头娇小，肌肤显现出健康的小麦色，和姚笙、丹波朱红的白皙截然不同。

而少女的穿着也和常人不同，她的身上简单地披着一件兽皮短衣，腿上随随便便围着一一条豹纹短裙，露出结实修长的腿，足踝的线条极美，却是赤着足的。

少女乍见狄孟魂，也没有什么惊惶的表情。狄孟魂愣愣地望着她，忘了说话，继而想起自己左爪的狞恶模样，连忙又将左爪藏在身后。

看着他手忙脚乱的神情，少女忍不住掩着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爪子啊！”她的语声奇特，有种很有趣的腔调：“很好看哪！再让我看一看，好不好？”

狄孟魂苦笑，摇了摇头。

“你是什么人呢？”少女又灿烂地展颜一笑，明眸皓齿，映着松林透入的薄薄阳光，是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我……叫做……呃……”不晓得为什么，狄孟魂的口舌有些艰涩，一句简单的话都没能说得流利。

“你叫做，呃……”少女调皮地学着他说话，觉得自己的声音古怪，又开朗地哈哈大笑起来：““呃”，这个名字真怪。”

狄孟魂对自己的失措，也忍不住哑然失笑，他摇摇头，深吸一口气。

“我叫做狄孟魂。”

“狄孟魂？”少女好奇地复诵了几次他的名字：“狄……孟魂。”

“那你呢？”狄孟魂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眼睛调皮地一转。还没答话，就听见森林的外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喊声。那些声音高低美粗各不相同，有些声音高亢，有的居然还隐隐有金属摩擦也似的声响。

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那些声音都在喊着同一个名字。

“精……卫……”

“精……卫……”

这时候，有个忽远忽近的声音也加入了喊叫的行列。

而那些喊声越来越近，已经离松林不远。

听见那个新加入的声音，少女双眼圆睁，彷彿十分害怕，直觉地就躲在狄孟魂的身后。

“那是什么人？”狄孟魂奇道。

少女悄然地拎着狄孟魂的手，往旷地的另一边就跑。

“坏人。”少女做了个襟声的手势：“你一定打不过的坏人。”

听到这里，狄孟魂不禁感到哭笑不得。

“为什么坏人要找你呢？”他不由自主地跟着少女就跑：“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少女脚下不停，回过头来对他笑笑，还做出聆听的手势。

果然，那些呼唤的声音已经逐渐远去。

“你到底是什么人？”狄孟魂仍然不放松地问道。

少女摇摇头，彷彿听见了一个奇笨无比的问题。

“唉！真是笨得可以，刚才，他们不是一直在叫着么？”少女又俏皮地

唉唉叹了口气。

“不就是在叫我了么？”

“我的名字，就叫做精卫。”

狄孟魂随着少女精卫的脚步，跌跌撞撞地跑出松林。一出松林，整个 1 视界豁然开朗，脚下却踩了个空。

原来，松林的边缘就是断崖，一出松林便会跌入湖中。

“扑通”一声巨大的落水声响，少女精卫咯咯地笑着，一点也不惊怕地落入水中，狄孟魂直觉想伸手抓她，却抓了个空，背上的双翅死命地拍动，升空而起，在最后的一刻免去落水的惨状，身上却已经被溅上许多水花。

他在空中一个轻快的转折，想要回到水中救出少女，却看见少女精卫好整以暇地浮在水面上，一缕湿发舒适地挂在脸庞，正仰望着他笑得好开心。

“原来你怕水的呀！”精卫愉悦地说道：“早知道就把你拖下来了！”

说着说着，她便象条最灵活的鱼似地，一翻身便没入水中，无声无息，连气泡也没有出现几个。

原来，这女孩的水性好得出奇，狄孟魂随着她在水中的身影，在她的上空飞翔，看见精卫的身子在水中模模糊糊映出一个影子，却矫若游龙，速度之快，连海中的鲸豚都要为之失色。

难道，这女孩也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人？

这样的推测仔细一想，就知道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叫做精卫的少女看年纪不过十六七岁，而生化人们一出生就是二十岁以上的模样，也因为如此，在西元二十四世纪里，根本看不到二十岁以下的生化人。

精卫就这样顺畅地一口气游到岸边，不曾探出水面透口气。

等到她游到岸边，纵身一跃，便坐在一具大石旁边，拧着一头濡湿的长发，向狄孟魂高声大叫。

“喂！还在那里发什么呆？还不过来？”

狄孟魂闻言，便往她的方向飞过去，可是在湖面和岸上却好象有一道类似姚笙陷身的光幕，隐隐然在那儿发着奇特的淡淡微光。

但是，当他飞过光幕的时候，仿佛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没有阻碍迟滞。飞过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空气、湿度变化之类的异状。

精卫的手仍然沾满光亮亮的水渍，她见狄孟魂已经上岸，便伸手过来拉他。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狄孟魂一边随着她的步伐前进，一边不经心地回头看看，却被身后的景色震慑得说不出话来。

原先，他和精卫是从天庭的湖中上岸的，但是上岸之后走没几步，身后的景致却完全变了个模样，原先应该是柔美沉静的湖面的地方，此时已经成了丛山峻岭，一点也见不到大湖的踪迹，不，不止如此，连整个天界的景致也完全消失。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望着后方，像是见到了奇怪的鬼魅，因为除了丛山峻岭之外，他仰望高山的顶端，居然又看见了建木。

只是隔了一道湖，此刻他和精卫身处的地方，竟然变成了昆仑的半山腰。

少女精卫有趣地看着狄孟魂的神情，不在乎地笑笑。

“不用担心啦！”她咯咯地笑道：“从原来的地方跳回去，就可以再回天

庭了呀！”

对于她的说法，狄孟魂一转念间就想通了，立刻恍然大悟，猛点头。

因为，这又是一个亚维空间扭曲的现象，既然这些大神的命运和空间扭曲脱离不了关系，那么在大神们聚集的天庭，如果没有亚维空间现象的话，反而更令人匪夷所思。

“想通了吧？你这人倒也不笨。”精卫再度拉着狄孟魂的手：“跟我来嘛！”

少女灵活的步履在山谷间来回穿梭，如履平地，狄孟魂手忙脚乱地跟着她跑，不一会儿，就来到一个云遮雾掩的深谷。

深谷的彼方，大约数十公尺虚，有着一处开满繁花百草的美丽所在。

空山之中，皆着轻灵的回音，少女拾起一颗石头往山谷丢下，发出空灵的碰撞声响。

精卫回头看着狄孟魂，眼神清亮而坚定，手指着对面的幽静洞天。

“带我过去，好吗？”

狄孟魂还来不及回答，那少女纤细的身子一个纵跃，便已轻轻松松地往深谷跳了下去。

身为前二十四世纪的特战队员，特征之一便是身体的直觉反应要比脑子快上几倍。狄孟魂一看见少女跃入深谷，便想也不想地伸手抓过去，可是仍然又抓了个空，只见少女满不在乎的微笑着消失在云雾之中。

狄孟魂立刻俯身跃下，因为害怕下落之势不够强，还在山岩上藉势一蹬，就这样头下脚上地穿过重重云雾，落下山谷。

在高空之中，呼呼的风声像是猛兽的狂吼。狄孟魂缩起身子，减低身子的空气阻力，下落速度更快。这是古代二十世纪高空跳伞者常用的招数，在高空中的下落速度，可以像游泳一样改变方向、速度，像那些壮观的百入空中拉手动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然后，精卫张开双臂的身影在狂风中出现，接近。狄孟魂拉住她的臂膀，顺着下落的势子吃力地鼓动双翅，终于在布满云气的深谷中将精卫救了回来。

虽然是这样，但狄孟魂却已经冒出了一头冷汗。

精卫一个翻身，窝在狄孟魂的怀中，像只温顺的猫。

但是这只猫未免也太可怕了，时时出现不在人预料之中的惊人动作。

精卫在狄孟魂的怀里对他凝神端详。

“喂！”她咯咯笑道：“你很聪明呀！手脚也很快，原先我还以为我会摔下去呢！”

听了这样的回答，狄孟魂哭笑不得。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在飞翔的风声中大声问她：“为什么会在天庭？”

“我不是告诉你，我是精卫吗？”精卫拍手笑道：“啊呀！我晓得了。原来你的耳朵有问题，是吗？”

这时候，两人已经飞到了崖顶，狄孟魂在空中绕了个弯，打算回到原先坠崖的地点，却听见怀中的精卫急急地大叫。

“不是那边！”她叫道：“是另外一边！”

她口中的另外一边，就是那个山崖对岸，有着繁花百草的美丽洞天。

“去嘛！”精卫软软地央求着：“去呀！”

她的恳求声仿佛有着无比的魔力，狄孟魂长吸了口气，便依言往山崖

对岸飞过去。

一到了对岸，便发现这是个非常清幽恬静的所在。青翠的草地上结满了小小的红色果子，而一旁的树木上，也结满着各色鲜艳欲滴的果实，轻轻一吸，还可以闻得到迷人的甜香。

拨开几丛矮树之后，眼前豁然出现一个宁静的小湖，湖畔几栋造型简单典雅，却又闪着珠玉光芒的屋子。

但是这些屋子却巨大非常，光是门就有十来公尺高。

偶尔，一只似鹿似玲的温驯动物从湖畔走过，弯下头来在湖中饮水，在凉凉的水声中，透现出的却是宁静的安详。

精卫从身旁的一株小树上，摘下一颗晶莹圆润的果子，看起来鲜艳如宝石，她凑在鼻前闻了闻，便郑重地交给了狄孟魂。

“吃。”她简洁地说道。

那果子看来虽然有点怪，但好象非常可口似的。狄孟魂还是将果子接过，放入口中。

然后，一股奇涩奇腥的苦味便从咬破的果肉中透了出来，那种极度骇人的苦味，仿佛是有形的物体在口中肆虐似的，叫人立刻想要吐上半天。

又被捉弄了！

这是狄孟魂心中第一个感觉，一弯身就想把果子吐掉，精卫象是早知道他的反应，立刻伸过手来捂住他的嘴巴，露出坚定的神情。

“不行，”她摇摇头：“要吃完。”

狄孟魂苦着脸，但是精卫却仍然是一副郑重的神情。于是他只好三两口将那难吃无比的果子吞下肚去。

“吃了这颗果子，你至少会多活上一百年。”精卫正色说道。

“一百年？”狄孟魂口舌仍然存着那腥涩的怪味，有点口齿不清地说道：“你开什么玩笑？”

“大神们都知道，在西王母花园内的东西，样样都可以让你活上几百年，长命百岁。”

“啊？”狄孟魂乍听之下，并没有听得清楚：“谁的花园？”

“西王母呀！”精卫笑道，随即像是警觉了什么似的，将手指放在唇边：“嘘……不要出声！”

狄孟魂也不去理她，只是在心中想着这个名字。

而且，还是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西王母。

一时之间，狄孟魂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到了这个时空以后，陆续出现许多只存在于古代神话中的大神，那些为数众多的匪夷所思现象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出现了“西王母”！

根据古代民俗学的说法，这个所谓“西王母”的神仙，又叫做“王母娘娘”，是个雍容华贵的人王，外貌像是个贵妇人，她的手下有三只青鸟，时时以美丽的青衣仙女形貌出现。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西王母”甚至没被神话学者放入研究的范围，只是将她当成缺乏想像力的民间信仰者自己编造出来的神祇，甚至到了古中国的明朝，还有异想天开的宗教论者编造出另一个男性神祇的“东王公”与她配对成双！

这个连古代神话学者都知道是瞎编出来的人物，居然真的出现在这个

世界！忍不住又要让狄孟魂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完美的虚拟的骗局。

不过，和传说相符的是，一般而言，宗教崇拜的信众们都相信，西王母的确住在昆仑山，而且，她和长生不死的仙药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正当狄孟魂在脑中乱七八糟想着这些的时候，精卫又轻呼了一声，拉着他躲到一个树丛的后方。

果然，在湖边的屋子中，这时出来了几个巨人，身量虽没有禹强那么高大，却也比常人要高上三五倍。狄孟魂细看了那些人的形貌，嘴巴张得老大。

因为，这些人的形貌实在非常的丑怪，丑怪到令人失笑的地步。

从屋子中走出的怪人有四个，居中一人个头特别的大，一头像是一头乱发，无可救药地松曲在一起，而且还像火一样的鲜红。他的脸上象是烧制失败的陶器一般，眼睛大小不一，鼻子上翻，嘴唇极厚，而且是一种非常绝望的深黑，再配上几乎是纯墨绿色的脸庞，脸上还长满了坑洞、疮子。

而另外三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个的长相如熊似虎，倒象野兽多些。这四个人虽然形貌非常之怪，身子也不象常人，手上的功夫却十分灵活，他们从屋中搬出许多大小不一的瓢盆，将许多干枯的枝叶、干果分层地铺在地上，还升起了一堆大火，有些大盆之下，还架起柴火烹煮。

看来，像是在煎煮炼制些什么东西似的。

看了一会怪人们的动作，狄孟魂忍不住悄声问道：“他们是谁？在做什么？”

精卫有点不高兴地嘟起了嘴。

“你的耳朵真的听不到，是不是？不就告诉过你了吗？那就是西王母呀！”

“啊？”狄孟魂愕然。

但是，就好像一道模模糊糊的曙光在思绪中出现，“滴答”一声，突然间，狄孟魂想起从前神话学教授说过的一番有趣的话。

“其实，西王母这个传说，是经过民间习俗扭曲的，”狄孟魂大学时代的神话学教授柳新曾经这样说道：“雍容华贵，珠玉生光的中年美妇形貌，是在后世经过无数次修正后出现的，真正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西王母，很可能是个住在昆仑山的丑陋怪物，书上说它“蓬发戴胜”，而且，那三只青鸟原先的面貌，也很可能是可怕的怪兽哪……”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幽静洞天中忙碌炼丹采药的，的确可能是真正的大神“西王母”！

而他们炼制的，就是在所有神话中和西王母脱离不了关系的“长生不老药”！

精卫望着狄孟魂出神的傻样，嘟着嘴说道：“你又在发什么呆啊！”她说道：“你呀！”

真是……”

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之间，从附近山上传来一阵清越的啸声，那啸声从远而近，来得好快。那个红发的丑陋巨人“西王母”侧耳倾听，连忙停止手上的动作，又从屋内搬出不少器具。

这阵啸声还夹杂着隆隆巨响，而这巨响狄孟魂并不陌生，方才他就在天界听说过这样的足音。

在足音中，夹杂着金铁碰撞的声音。

果然，从山头后方逐渐冒出“重”和“黎”两个巨人的身形，他们的前方有一朵小小的白云，云朵上站的就是南斗。

而白色巨人“重”的手上，握着一把极粗的黑色铁，这时候狄孟魂才注意到，他的后方跟着两个垂头丧气、怪模怪样的巨人，个头比“重”要小上一些，两个巨人的形貌都很象是狞恶的巨鸟，其中一人身上还长着黑色枯萎的羽毛，手的部位却和狄孟魂一样，长出凶猛的巨爪，头颅却光秃秃的，没有一根毛发，虽然长得像个胖胖的人，但却长着一张赤红色的鸟嘴。

另一人身上则血迹斑斑，好像还受了伤，身上的羽毛是黄色的，伴着老虎似的条纹，却长了双红色的鸟脚，其中一只脚像是跛了一般，走起来一瘸一拐。

另一个黑巨人“黎”的背上却负着个人，只是软软地垂着，象是死了一般。

“那个黑色的大鸟神，叫做钦鸠，”精卫凑在狄孟魂的耳旁，悄声说道：“黄鸟神叫做鼓，是锺山山神的儿子。”

巨人“黎”将背上负的人轻轻放下，丑怪大神“西王母”走过去，伸手触了触那个动也不动的人。

突然之间，精卫“啊！”了一声，这一声的声量并不低，连南斗也听到了，他静静地往狄孟魂和精卫藏身处横了一眼，却没有理会他们。

“那个好像死掉的人，叫做葆江，是天庭的守门神之一，平常就和锺山的人合不来，想不到这次还被他们杀了。”

西王母又仔细看了看死去的葆江，和三名同伴取出许多果实、药膏，忙碌地食，还不时涂抹在葆江的身上。

南斗转头，低声对重和黎说了些什么，于是两名巨人腾空而起，押着鼓和钦鸠，将他们反绑双手，足上套着重枷，绑缚在附近的山头之上。

在蓝天的背景为衬，远方的建木也映入眼，雄伟的山头上，绑着形貌奇特狰狞的巨人，远远看过去，这种景象让人产生身处神话之中的不定之感。

但是，狄孟魂却知道，眼前这些都是真实的景象，只是中的疑团总是如同十里的浓雾般，令人摸不着头绪。

第十五章 诸神大会

远方的建木顶端，这时传来了幽长深远的钟声，南斗和重、黎两名巨人也不再耽搁，便往建木的方向飞去。西王母和三名同伴却恍若未闻，仍然忙碌地在死去的葆江身上涂抹不死之药。

“他们……”狄孟魂好奇道：“不用去天庭吗？”

“西王母和大神们合不来，很少上天庭，”精卫笑道：“不过我们倒是得回去了。”

“从什么地方回去？”

“从何处来，就往何处去。”精卫很自然地搂着狄孟魂的颈项，又让他抱在怀中：“从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就可以回去天庭。”

狄孟魂依言再次拍动翅膀，循原路回去，但是突地心念一动，回头再

看一次西王母等人的状况，却看见那个死去的大神葆江已经开始在地上不住地挣扎翻动，西王母等人得花极大的劲力才能将他按住。

“别看了，”精卫说道，她的呼吸透现出少女的芳香，发丝随着风不住地撩过狄孟魂的脸庞：“天庭的大会要开始了。”

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越过深谷，回到刚才那个山岭，站在空旷的山岭上，劲风扑面，却丝毫看不到有什么亚维空间的痕迹。

少女精卫拉着狄孟魂的手，来到一个崎岖的山顶。

“你相信我吗？”精卫有点不怀好意地笑笑：“说不定，我会骗你的哟？”

狄孟魂愣了愣，随即开朗地笑了起来。

“刚才跳过山崖的时候，你也相信我的，是不是？”他说道：“所以我相信你。”

精卫以耐人寻味的眼神看着他。

“真的？”

“真的。”

“那……”她眼珠子一转，脸上神情变得庄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精卫的眼神此时不知道为什么，却又蒙上淡淡的水雾。

“现下我还不晓得，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而且一定要做到。”

“因为我相信你？”

少女点点头。

“因为你相信我。”

虽然这样的誓约有点莫名其妙，但是狄孟魂却隐隐地在心中有着坚定的踏实之感。

“好，”他坚定地说道：“我答应你。”

精卫笑了，那笑容美丽如春天的柳丝划过湖畔。

“好，”她拉着狄孟魂的手，两人就跳下山岭的深谷之处：“我们走了！”

少女精卫带着狄孟魂跳入虚无，也没有穿透什么的感觉，但是这次狄孟魂刻意注意周遭的环境，只见到在一转瞬之间，色调、气味、声音象是一大片幕一般当头罩下，便又回到了天庭的湖面之上。

“扑通”一声，两个人便从虚无中出现，直掉入湖中。

回到天界，那幽远的钟声更加明显，两人从湖中游到岸上，一身湿淋淋的，也来不及擦干，看见路上已经出现许多形貌特异的人兽，正络绎不绝地走向那扇金碧辉煌的牌楼巨门，但是很多人在门口便被挡驾下来。

精卫携着狄孟魂的手，快步也向那扇门奔去。方才狄孟魂曾经试着想走近牌楼大门，却被守门的两个巨人声势所慑，不敢直接进去。

“喂！”他急急地说道：“我们进得去吗？那两个守门神会让我们进去吗？”

“神荼、郁垒那两个家伙？”精卫笑道：“如果他们敢不让我进去，看我不拔光他们的胡子？”

果然，精卫拉着狄孟魂的手走过牌楼大门，两名巨大守门神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任由他们走过。

但是身后有个九头的怪神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在门口被挡驾，怎么也进不了大门，只能在神荼、郁垒交错的武器前大吼大叫。

精卫回身望夫，摇摇头。

“那个就是锺山山神烛龙，刚刚犯事的两个就是他的儿子和部下，”她说道：“看来以后他要进天门来，恐怕很难了，也许连自己都保不住。”

进得天门之后，又是另一个明显的扭曲亚维空间，因为从外面看，并没有看见任何屋宇宫殿的痕迹，但是一走进天门，里面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豪华宫殿，殿内雕梁画栋，珠玉生光，只是空间实在大得出奇，仰头望去，几乎看不清屋顶。

精卫指着一个梁柱的顶端，在那儿有一层雕花的突起。

“我们要去那儿，躲起来看。”

狄孟魂抱着精卫飞上那块突起，发现那儿果然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从突起处望去，可以看见巨殿中所有的景象，却又不致于被人察觉。

这时候，巨殿中的大神们已经逐渐增多，虽然这像是个极为重要的大会，但是人神们仿佛来自三山五岳，有人高谈阔论，有人静默不语，有些人还一言不合，怒目相向。

看来，这个“天帝”并没有制定非常严厉的规矩，所以这样的聚会并没有十分庄重的气氛。

这座巨殿之大，从容纳这么多身量动辄数十数百公尺的大神，仍然游刃有余就可以知道。狄孟魂约略数了数，发现已经来到大神已经有四十多人。

在这些大神之中，有几位狄孟魂已经见过，禹强此刻是以黑巨人的形态出现，正和一个巨熊也似的巨神笑闹着，两人时而大声互吼，时而开怀大笑。

静帮地伫立在殿角的，是那位形貌最奇怪的生命女神“女娲”，虽然与会的大神们体积都极度庞大，但是和她的粗长蛇躯相比，却仍然要小上许多。

而太阳神之母羲和仍然一身的璀璨，昂然地站在巨殿中央，她的十只金乌鸦依然与她形影不离，此刻却都乖乖地伏在羲和的身边。

与这群形貌奇特的巨神们相较，另一群人就显得泾渭分明，他们站在大殿的更深处，离狄孟魂和精卫藏身的地方有好一段距离，这些人或坐或立，和凡人的形貌差不多。狄孟魂极目望过去，发现南斗和丹波朱红都在这一群人之中，另外几人面目陌生，但却个个都有着不凡的相貌。

还有那名徒步飞驰平野，徒手爬上昆仑山的壮汉也在行列之中，身边站着的，则是他背负上山的美妇人。

在宫殿的最深处，居然是一片深邃无比的蓝，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亚维空间。

“站得越里面的大神，都是神力最强的，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南斗，他身边那个漂亮的女人，叫做祝融，”精卫悄声说道：“还有另外那个大胡子叫做羿，身边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叫做嫦娥。那个金光闪闪的羲和其实也有资格站在那里的，因为她也可以变成人形，但是她常常只是站在下面，因为她舍不得她那些金乌鸦。”

狄孟魂疑惑地看着精卫，心里觉得纳闷。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他同样悄声问道：“这些大神应该和你这样的小女孩没有关系的才对啊！”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喔！”精卫调皮地说道：“我还知道南斗非常喜欢祝融哟！但是先不要谈她总是一副愣愣呆呆的样儿了，还有一个人那一关，她也不一定过得了哪！”

“一个人？”狄孟魂奇道：“哪一个人？”

“他待会就来了，你一定会见到他的。”

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却听见众大神之间一阵骚动，跟着，就响起了“呵呵呵”的粗豪笑声。

人群中，这时出现的是一名身形和禹强一样巨大的猛汉，这个巨汉的形貌拙可爱，须发金黄，满脸的虬须，却有一对圆滚滚的可爱眼睛，整个人活脱像只巨大无比的黄熊。

大神们和这人似乎交情都非常好，他的身影一出现，便有许多大神围了上去，有的大神还高声叫着，奇奇怪怪的声音此起彼落，发出的音却是一个很奇怪的音。

在狄孟魂听来，这些热情的大神大声叫出的，却是一个“滚！”字。

一时间，大厅中充满了“滚！”、“滚！”的声响，热闹非凡。

据狄孟魂所知，这个“滚”字是古代二十世纪一个常用的俗语，意思是以相当不敬的口吻叫人离去。

但是，从大伙看待这位黄熊模样大神的热切态度，又不像是要“不敬地要求他离去”……

狄孟魂想了想，摇摇头。

“你认识他吗？”精卫问道：“否则你为什么摇头？”

“他是谁？”

“鲧伯伯？他是个最可爱的大宝贝，”精卫笑道：“不过当然只有我叫他鲧伯伯啦！其他人都叫他“鲧”。”

狄孟魂再看一眼那个大黄熊也似的大神“鲧”，登时恍然大悟。

如果在古中国神话传说出现的大神有排名的话，这位“鲧”算得上是相当知名的一位。

他的事迹大量散置在各个时代的古中国传说之中，和古代的洪水脱不了关系。

而且，在传说中，鲧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儿子。

治水有功，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

“那……他的儿子呢？”狄孟魂问道。

“儿子？”精卫疑惑地摇摇头：“鲧伯伯没有儿子。”

“没有一个叫做“禹”的儿子？”

精卫咯咯地俏皮一笑。

“你看他那一副模样，生儿子也顶多是个“熊”，哪会有什么“鱼”？”她笑道：“别闹了，喂！好像要开始了。”

果然，巨殿中的众神开始压低声音，不再嬉闹，各自正色地站好。

而那位大黄熊也似的“鲧”这时脚步不停，依然往殿内走去，在走动的过程间，他的身形不断幻化、变小，等到他走到南斗等人身边时，已经变得和常人一般高矮。

这也是狄孟魂第一次看见大神从巨大的奇怪形态变为常人。

第十六章 五神山沉了三座

巨殿中，这时撑起了一阵低沉但非常肃穆的钟声，随着钟声逐渐响亮，殿中最深处的深邃之蓝此刻逐渐发光，在光源里，逐渐出现一个更深邃的人影，那人影仿佛在极远之处，而整个大殿深处此刻仿佛又变成了一个极度遥远的亚维空间，也像是一个包涵亿万星云的宇宙。

然后，一个庄严而沉厚的声音，在每个人的耳际隆隆响起。

“众人别来可好？”

几乎是一致地，每位大神同时弯腰行礼，同声高喊，声势极为浩大。

“天帝安好！”

接下来，却是一阵同样沉厚，却没有人听得懂的语声。只见南斗昂然走出前排众神的行列，虽然他的身形在巨大无比的大殿中显得渺小，但是那自信的神采，却仍然散发在空气之中。

只见南斗在天帝所在之处躬身而立，仿佛正在仔细聆听那难解的语声。

这样的奇异状况持续了一会，突然之间，天帝又隆隆地说起话来。

“众卿掌理天下，劳苦功高，天华近日以来，凡间相安无事，天界一片太平，朕甚感欣慰。”

“现众卿有事上禀，无事便交与南斗星君呈牒议决。”

大神之中，有人便开始高声谈论一些凡间的灾祸、死伤、风雨及收成，而天帝也总是发出难解的语声，由南斗代为发言，说出解决的方式。

而方才两名恶神“鼓”和“钦鸠”谋杀另一位大神“葆江”一事也在这儿提出，九头的锺山山神自承管教不当，除了将两名犯神绑在山头之外，锺山神也必须三百年不得走出锺山。

天庭大会就这样，以沉闷的方式进行，一点也没有狄孟魂预期中的引人入胜。

除了沉闷之外，还有同样令人困惑不已的谜团。

像这样一个奇特的时空，照理说应该不再会有什么现象会让人吃惊不已的了，狄孟魂觉得，当你已经见过人首蛇身的女神、在天际绽放金光的太阳神之母、冲入云霄的巨木，以及青面獠牙的不死药之神西王母之后，应该不再会有什么东西让人惊讶了的吧？

然而，这样一个酷似古代中国专制时代“朝廷”的天庭，更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狄孟魂甚至还联想起曾经在大学图书馆的古代光碟中看过，一出名为“武则天”的古代宫廷剧中，便曾经出现和此刻一模一样的对白。

一个充满扭曲时空，外星生物的世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可笑的迂腐“天庭”？

精卫看着他出神的模样，忍不住说道。

“很闷吧？天庭的大会本来就是这样，”她嘟着嘴说道：“不过等炎帝的人来了，就会好玩多了。”

“炎帝？”狄孟魂好奇道：“那是什么？又是另外一个大神吗？”

“炎帝不是普通的大神，他是南方的天帝，和这儿的天帝一样伟大，不，还要更伟大！”精卫难得露出正经的神情：“还有，他还是世上最可爱、我最喜欢的大神。”

“你是说……”狄孟魂微张着口，更加的好奇：“在南方还有另外一个天帝？还有另外一个天庭？”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要我把同样一件事说上两次呢？”精卫假装唉声叹

气地说道：“难道你的耳朵真的有问题？”

“那么……这个炎帝的天庭呢？也有这么多的大神吗？”

“炎帝那边的大神，和这儿很不一样的……”精卫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不说，露出神秘的表情：“他们已经来了，你自己看看好了。”

狄孟魂依言侧耳倾听，果然隐隐然有阵风雷般的声音由远而近。

巨殿中的大神们也开始交头接耳，不过并没有什么戒慎警觉的反应。

突然之间，“轰隆”一声巨响，大殿之中陡地一暗，随着重如巨雷的脚步声，一群奇形怪状的巨人络绎不绝地拥了进来，有不少人的身材粗壮，肌肥肉重，铜头铁额，活脱便是牛一般的长相。

还有的巨人尖喙细额，背上却像狄孟魂一般长着肉翅。

有趣的是，这一群怪状巨人的最前端，带头的却是一个身材大小如常人的高壮男子，这男子的长相威武，一脸的短胡。

这名男子带着一众奇形怪状的巨人队伍走进来，一边朗声说道：“炎帝摩下水神共工，率诸大神风伯、雨师、蚩尤、夸父等前来拜见天帝！”

深邃空间中的天帝这时声音转为猛烈，隐隐然有风雷之声。

南斗同样躬身倾听，等到风雷之声稍稍止歇，才朗声说道：“天帝也问南方众神安好，并请代向炎帝问安。”

共工瞪着他，良久，同样朗声说道：“多谢天帝关心，只盼这些话是天帝本意，而不是南斗兄自己说出来的话。”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找碴的意味便有了那么几分。

但是南斗丝毫不以为忤。

“请共工与诸位大神稍待，天帝尚有正事向我等指示。”

众大神简单报告完个自领地的状况之后，有一群凡间的人们也加入向天帝诉苦的行列，看来，这个天庭大会倒颇有“广纳善言”的风格，不止是人神们可以发表意见，连下界的凡人也能和天帝说话。

在冗长沉闷的大会中，狄孟魂偶尔看着那个炎帝摩下的大神“共工”，却发现他面露愤怒之色，不时盯着南斗，有时又怔怔地看着“祝融”丹波朱红。

“那个“共工”和南斗不对盘吗？”他悄声地问精卫：“而且他和“祝融”又有什么关系？”

“你也看出来了？”精卫说道：“共工大叔其实人不坏，就是个性太冲了一点。南斗喜欢祝融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祝融有时傻愣愣的，对他有没有意思，只有天晓得。而共工叔叔和祝融，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时候两人好像还是很亲近的伴侣，后来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祝融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也不再记得共工叔叔了。”

“他和南斗就是这样不合的？”

“每个人都说他爱找麻烦，是南斗让他，可是我不这么认为，”精卫嘟着嘴道：“南斗是很聪明的，而共工叔叔却很容易就生气，所以每个人当然就觉得是他不对，但我总觉得南斗也好不到哪里去。”

天庭大会往令人气闷的过程中缓缓进行，在过程中，狄孟魂很惊讶地发现，虽然整个大会的制度看似迂腐，但是大神们和凡间的大地之间，却有着相当细致的责任编制，许多大神在自己的领地上扮演的是处理灾难的角色，似乎在这片未开化的大地上，人们的个性较为纯，少有斗殴凶杀的情形，真正困扰人们的，还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灾猛兽。

而大神们的神力却很巧妙地能在人类遇灾的时候伸以援手，帮助凡间人类渡过难关。

等到最后一项凡间事务处理完之后，天帝始终没有出现，只是以沉雄的嗓音，向所有大神问了声安好，便在深邃空间中逐渐远去，最后便杳无声息。

而天庭大会就此结束，人神们也仿佛松了口气似地，有的开始走出巨殿，有的则留在殿内和旁人谈笑。

而狄孟魂都远远看见人群之中，水神共工快步走到丹波朱红的身边，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只见丹波朱红摇摇头，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共工又说了几句，不知道为什么便发起急来，伸手去拉丹波朱红的手。

丹波朱红被他这样的动作一激，也发起怒来，浑身开始冒出红色的火光，她反手一甩，便往共工身上虚劈一掌，随着劈掌的动作，一道炽烈的火光突然喷出，共工转身避开，那道火光便“碰”的一声巨响，在大殿的硬石地上击出一道裂缝。

拉扯之间，南斗闪身过来，挡在两人中间，并且以全场都听得到的声音大声说道：“共工兄，这是天帝的所在，请你自重！”

因为他的语声相当明显，整个巨殿都静了下来，人人都在注视着他们的动静。

共工怒道：“我与我的妻子说话，又干你何事？”

“你二人之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是夫妻这种话，既然祝融已经不再提起，也请你休提。如果她说她不记得，她便是不记得。”

这一番话下来，共工更是暴跳如雷。

但是南斗依然神色自在，他的口齿便给，声音清朗好听，清清楚楚地传入殿中每一个人的耳中。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这里不是南方天庭，如果你再不自重，就别怪我失礼，”他冷然说道：“天帝已经对贵属一再容忍，难道你还看不出吗？方才你们突如其来，延迟入席，又岂有将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不是故意迟来的！”共工怒道：“你当我们那么喜欢迟来是吗？只不过因为炎帝的小娃娃儿不见踪影，我们怕她在此地发生意外，因为找她才迟了些，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一时之间，两人在殿中争执不休，脾性暴躁的共工更是咆哮不已。

狄孟魂正出神地看着这一场争执，却听见精卫叹了一口气。

“唉！扯到我身上来了，”她拉拉狄孟魂的手：“带我下去吧！”

狄孟魂吃惊地看着她。

“看什么？很吃惊吗？”她仆呀一笑：“我不就是那个炎帝的小女儿嘛！”

她熟练地一个纵身，又跳入狄孟魂的怀中，狄孟魂抱着她，纵身跳出藏身之处，众大神看见他们，有的露出惊讶的神情，有的却一脸漠然。

炎帝部属中的牛头大神蚩尤这时扯开喉咙大叫。

“精卫！精卫！”

在众大神的注视中，狄孟魂缓缓地抱着少女精卫，翩然降落在南斗等人的面前。

还没等到狄孟魂着地，精卫便轻盈地一个纵跃，站在南斗的面前。

“南斗星君，您就别生气了嘛！共工叔叔真的是要找我，才迟来这个大会的。”

“没事，几月没见，你又长高了不少，”南斗微笑道：“已经是个漂亮大女孩了。”

共工怒气未消，还想说些什么，精卫走过去拉着他的手，一边咯咯地笑着，软语相求：“共工叔叔，您也别再气了，好不好？都是精卫不好，回去您就告诉我爹爹好了，是我自己贪玩，心甘情愿受罚。”

共工被她这半哀求半撒娇地说了一阵，气也消了不少，于是无奈地看了丹波朱红一眼，一声长叹，向炎帝麾下的大神们做个手势，一群人神便轰隆隆地踩动重浊的脚步，声势浩大地准备离开。

在纷乱中，精卫回过头来看看狄孟魂，对他嫣然一笑。

“狄孟魂！”她高声叫道。

狄孟魂点点头。

“我会再来找你的，下次我带你到我们南方去玩！”

突然之间，大殿门口起了一阵纷纷扰扰的骚动，有个胖胖的、长相非常滑稽的大神，气急败坏地跑进来，他的身材矮胖异常，因为脚步太急还跌倒在地，滚了几滚。

胖胖的大神一边奔跑，还一边大声叫喊。

“糟糕了！糟糕了！”

大神群中有人认得他，便此起彼落地大声叫道。

“罔象！罔象！”

“你个死胖子，这么急做什么？”

南斗微一皱眉，正待答话，一旁黑巨人海神禹强一把便将罔象气急败坏的势子拉住。

“到底是什么事？”南斗沉声问道。

罔象气息急促，说起话来气喘吁吁。

“五神山！”他急急地叫道：“五神山哪！”

这五座神山狄孟魂也见过，位于大海尽头“归墟”，上头住着许多个头小小的仙人。

“五神山怎么了？”南斗问道。

罔象气息稍定，又重重长吸一口气。

“五神山沉了三座，”他哭丧着脸道：“龙伯国的人淘气，钓走了那些大乌龟！”

请看第三部《水火歼战》

